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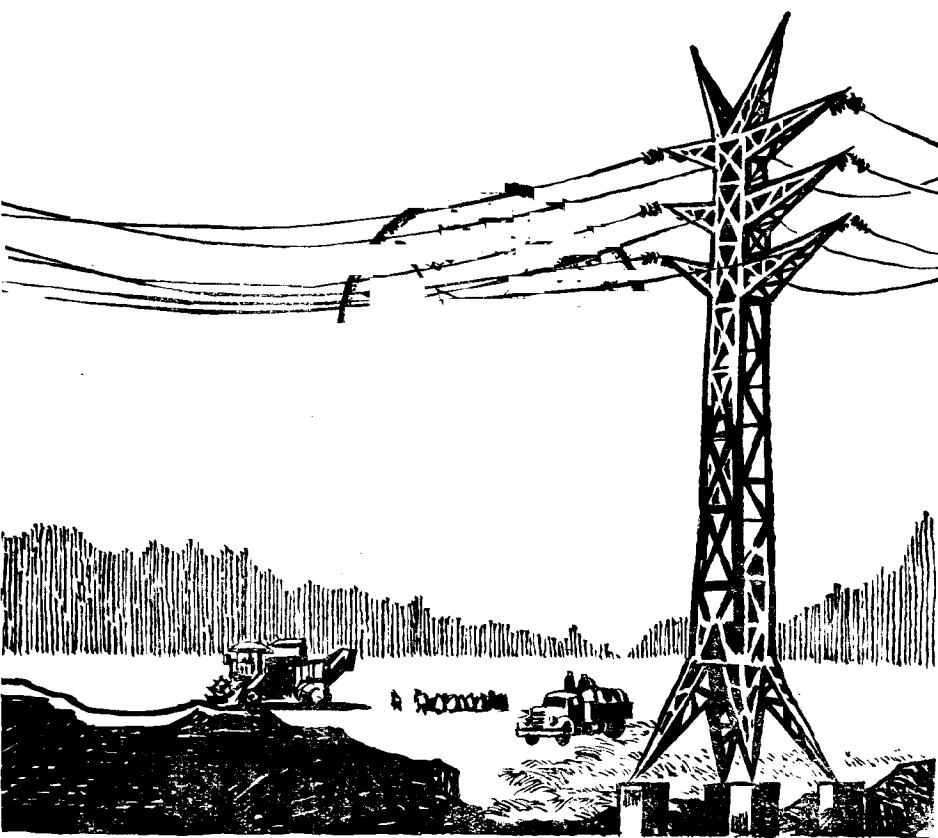
光辉的道路

短篇小说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光辉的道路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政工组编



光辉的道路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政工组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2年10月第1版

197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08·642 每册 0.27 元

毛主席语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目 录

离校之前.....	群 艺(1)
红推剪.....	杨泽民 周廷诚(10)
雪 夜.....	毛昶联(20)
缚“虎”.....	易连轩(33)
登高记.....	解 川(42)
重 逢.....	艾能征(51)
贫协委员.....	苏 群(74)
常勇征.....	吉学沛(87)
后 记	(104)

离 校 之 前

群 艺

管水员肖利群同志，很快就要离开干校，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了。

接到通知后，一连几天，老肖并没有忙着去收拾行装，仍是天不亮就下田，天黑才回。仍是肩上一把锹，光着一双脚，东边田里转转，西边田里看看；又是疏通渠道，又是修补田埂，简直象迷在水田里了。

同志们都说：“老肖不象是要交班，倒象是刚接班。”

也是，在这块土地上，他度过了三年“抗大”式的干校生活。冬去春来，这里到处留下了他播种耕耘的脚印，洒下了他辛勤劳动的汗珠。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沟一渠，对他都是那么熟悉！看，那禾苗好象在对他点头，那流水也象是在向他呼唤。一旦离去，怎不留恋！

但是，更使老肖舍不得的，是他手里的那把铁锹。

这把锹，每天陪老肖下田劳动，锹刃磨得锋利，锹把又直又光，在战天斗地中，是一件得力的武器。老肖象战士爱枪一样，每天用后，总是擦得干干净净，放在工具架上。

这把锹是前任管水员老张用过的。老张是位老革命。在

他担任管水员期间，终日肩扛铁锹，脚穿草鞋，在艰苦的劳动中刻苦磨练。后来他调走了，就把这把锹交到老肖手上。老肖从老张的手上接了锹，也从一位老同志身上学到了艰苦朴素的作风。

现在老肖要离校了。他站在绿茵茵的稻田边，看看手中的铁锹，自语道：“锹啊！老伙伴，我们要分别了。愿你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再立新功。”……

现在，老肖和新任管水员小王一起来到田头。小王是刚来不久的新学员。红红的面孔，大大的眼睛，看上去二十几岁。老肖指着那蜿蜒伸向田间的渠道对他说：“看，左边这条是灌渠，右边那条是排水渠，中间的是过水渠。”

小王看见这些渠道都修整得很好，渠道里没有淤泥杂草，流水也很顺畅。但是他对这些渠道的作用还不甚了解，对管水员在这上面所花费的心血，也没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

老肖指着面前的两块田，问小王：“你看这田的地势怎么样？”

小王四下一望，说道：“是不是低一些？”

“对了，这是低田。对这种田，插秧以后要特别注意。要勤灌、浅灌，防止淹苗。”

小王点了点头，表示记下了。

他们又顺着渠道向上走着，大约走了二三十米远，老肖又指着几块田说：“你看，这几块田比较高，天旱的时候，要勤来照看。如果渠道里水小进不去，你就在前面筑一道土埂，

把水拦一下，就可以进去了。”

小王仍只是点头。

接着老肖带着他走遍了大部分渠道和田埂，哪里进水，哪里出水，哪里容易发生问题，怎样防止，都讲得清清楚楚。就连哪根钢管损坏了一点，也都叮嘱小王记下。

小王跟他跑了半天，听他介绍了许多情况，心里一方面佩服他的工作认真，另一方面也感到他未免太过细了。就说：“老肖同志，你放心吧，我保证把水管好！”

老肖听得出话里带着点厌烦情绪，并不介意。还是热情地说：“我相信你一定会管得更好的。”

他们来到了一棵大树下，老肖取下身上的水壶，让小王喝水，自己点了一支烟，坐在地上吸着。

小王很直率地说：“老肖，说实在的，我没想到领导上会派我来管水。”

“怎么，你不喜欢管水吗？”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我是想，象我这年轻力壮的，应该派些重活，让我到艰苦的劳动里去锻炼。这管水员，成天扛着一把锹，东转转，西看看，水多了放一点，水少了灌一点，这，不过瘾！”

老肖一听，心里明白了，原来小伙子对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估计不足。这也难怪，人家刚刚接触嘛！不过小王的话，还是使老肖满意的，因为他有一种从事艰苦工作的决心。

老肖没有急于去说服对方，仍是以一种平静、亲切的口气说：“我开始管水时，也有这种想法。干了两年，对这项工作有了感情，就不是这样看了。这管水员，是禾苗的‘保姆’，

对它的冷暖饥饱都要注意；又是保卫丰收的哨兵，对水情、虫情以及一切敌情，都要仔细观察。别看肩上只是一把锹，担子不轻哩！”

中午，他们回去吃了午饭。天闷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小王刚准备休息，忽然雷声隆隆，狂风骤起。芦席棚内，顿时凉快了许多。他心想：今天中午可以睡个好觉了。

他刚刚躺下，老肖披着蓑衣，扛着铁锹来了。说道：“走，小王，到田里看看去。”

小王睁大了眼睛问：“现在？”

“是现在。你看雨要来了，管水员雨天是要往外跑的。”

小王忙翻身起来，找了件蓑衣披上，跟着老肖下田去了。刚走出营房，瓢泼大雨下了起来。雨点打得他们睁不开眼睛，倾刻之间，下得满地水滴。哪里是沟，哪里是路，已经分不清了。

老肖路熟，他在雷鸣电闪之中，疾步前进。小王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他还没有在这样的暴风骤雨中工作过，今天感到新奇、激动，也多少有点害怕。他看看前面的老肖，只见这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简直象水中蛟龙，跨沟过桥，如走平地，行动非常矫健。小王心里暗暗佩服，渐渐也不感到害怕了。

他们先到了上午看过的那块低田边，只见禾苗快要淹没了，雨还在下着。老肖在风雨中高声叫道：“要漫田了，马上放水！”小王抡起铁锹就准备去挖出水口。老肖做了个手势，制止了他，说道：“它既然进来了，就不能让它白白溜掉！”说

着用手一指，说：“叫它到那边去！”

小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见红苕地过去，有一口新挖的塘，塘里却积水不多。当时见老肖在红苕地边挖沟，也就跟着挖了起来。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一条通向新塘的沟挖起来了。老肖这才把田埂挖开，田里的水哗哗地向塘里流去……

这时雨渐渐小了。可是两人的衣服却早湿透了，从里到外，分不清哪是汗水，哪是雨水。小王见禾苗得救，心里轻松了一节。他这才问道：“那口塘里怎么没有水呢？”

老肖用手把脸上的汗水抹了一把，说道：“你看，那里地势高点，水没有来路，原来是口干塘，老张同志管水时，一有空就来挖，还没有挖好，他调走了。我又接着挖。现在可以储水了，所以就把这水放进去，既排了渍，将来还可以抗旱。如果说我们的排灌系统象一条瓜藤，这口塘就是藤上的一个瓜。不过进水出水的渠道还不完善，这就靠你来搞了。”

小王原来没想到管水还有这么多名堂，现在一听，想想老同志们艰苦的劳动，顿时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

星星点点的小雨还在下着。他们沿着干渠向上面走着，一边查看水情，一边谈着。老肖说：“我过去是搞水文的，也是管水。不过那时管水跟现在不同。有一年防汛，堤上非常紧张，我却一头钻进技术堆里，脱离现实斗争，去搞什么‘创造发明’，结果使防汛工作受了损失。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极深。通过文化大革命，我才认识到，那种科研路线，完全是错误的。到干校以后，领导上分配我管水，开始我还认为管这么几块田还不简单！再说这跟我的专业有多大关系呢？可

是在水里泥里滚了两年，才懂得把这几百亩田管好，并不容易。同时对水与人的关系，也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理解。过去研究水，是为了个人名利；现在研究水，是为了夺取丰收，建设社会主义。也可以说立场感情开始变了。这个变化很要紧。搞任何专业，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搞不好的。就说水吧，管得好，就是水利；管不好，就是水害。所以说，水，是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来管的。”

他们一边谈心，一边走着。小王觉得他的话对自己很有启发，一直用心在听。正听得入神，老肖突然停止前进，低头看着田埂，又弯下腰去侧耳细听。然后他说：“小王，你来检查一下，看这里有没有问题？”

小王看了看，见这块田里的水不深不浅，雨后的禾苗，显得特别精神，于是摇了摇头说：“看不出什么问题。”

老肖把小王拉到自己身边，指着一段田埂说：“你来听一听。”

小王走过去，学着老肖刚才的样子，弯下腰去，侧耳细听，听见了细细地流水声。就说：“是不是漏水？”

老肖点点头，说：“是漏水。你查一查，看漏洞在哪里？”

小王把田埂内外看了好几遍，没有发现漏洞。

老肖这才说道：“这叫暗漏，也叫‘鱗鱼洞’，这种暗漏很坏，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清，如不细心，是很难发现的。它是暗藏的‘敌人’，你不挖出它，它就要破坏。象这样的一田好水，如果有了暗漏，一夜就会流光。来，咱们把它消灭！”

说着，老肖便动起手来。只见他在田埂上挖了一个长方

形的深沟，然后重新填进土去，拍打严实。说道：“你再来听听，看还漏不漏？”

小王俯下身子仔细听去，一点响声也没有了。

小王兴奋地说：“老肖，你可真是一个保卫丰收的哨兵了！连这么一点声音也听得出来！”

老肖认真地说：“不，还差得远。就这一点，也是用教训换来的。有一次，满田的水，一下子漏光了。我检查了一道，没有发现问题，就又灌上了水，下午一看，又漏光了。这才找附近的贫下中农请教，学到了这点知识。小王，要当好这个哨兵，不仅要动手去做，动脑去想，还要不断学习，提高思想和技术水平。所以我不赞成你说的管水不能锻炼人的话。”

小王的脸立时变得通红了。老肖见他不好意思，忙说：“其实我开始管水时，也和你的想法一样。通过实践，才认识到：要做好任何革命工作，都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只有亲身投入三大革命的实践中，才能彻底洗刷唯心精神。”

两人正谈得起劲，忽听有人高声叫道：“老肖，你又替我们堵漏了？”

老肖抬头一看，见两位社员披着蓑衣，扛着铁锹过来了。忙答话道：“宋大叔，你们也转过来了！”

两位社员来到田埂上，看看漏洞已经堵好，宋大叔笑着说：“老肖，今年丰收了，可要请你去喝几杯，你连我们的田也包了。”

老肖笑着说：“不要说了。你们给我们的帮助还少吗？这

些活路还不都是向你们学的？”

现在小王才明白：刚才堵漏的那块田，是生产队的；老肖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和贫下中农结下了亲密地战斗友谊。

圆圆的月亮，高挂在天空，银色的光辉照遍大地。雨后的初夏，夜凉如水，空气特别清新。

茅草棚里，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是连里正在举行欢送会，欢送即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的肖利群同志。茅草棚里坐满了人，新炒的南瓜子，香飘满屋。

老肖和小王从田里回来，已经很晚了。他们到厨房里随便吃了点饭，会场上人已到齐了。因此他们都没有洗澡，就来到了会场。

一个个热情洋溢的发言过去了。同志们火一样的阶级感情，通过纯朴、真挚的语言，给老肖提出了许多勉励和希望。老肖感到这些发言是那么诚恳，那么宝贵。它给自己带来了丰富的政治营养。

小王也用心听着。他感到对老肖的鼓励，也是对自己的督促，今后自己应当象老战士一样，踏踏实实地前进在“五·七”大道上！

老肖带着无限兴奋、无限深情的口气，讲了自己“五·七”道路上的体会，最后他说：“三年的干校生活，使我获得了继续革命的新的起点，今天人离开了干校，可是走一辈子‘五·七’道路的决心却永远不能改变。要革命，就要一辈子改造思想，一辈子艰苦奋斗，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在一阵热烈地掌声中，他并没有走下讲台，他激动地从

身后墙边拿过那把心爱的铁锹。这锹象往日一样，早被擦得干干净净，锹把上缠了一条大红纸带。他双手托到面前，说道：“这锹，是‘五·七’战士的武器，是我们的‘传家宝’，用它战天斗地，用它为社会主义创造财富。以前我从老张同志手里接过来，现在我把它交给小王同志，相信小王同志一定会带着这个武器，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来！”

小王激动得脸都涨红了，他双手接过锹来，高声说道：“发扬革命传统，为毛主席争光！”

雷鸣般的掌声结束了欢送会。满天繁星闪耀着喜悦、兴奋的眼睛，向光荣的“五·七”战士表示祝贺！

红 推 剪

杨泽民 周廷诚

一

一幢幢由“五·七”战士亲手盖起的新砖瓦平房，紧靠蜿蜒西去的汉宜公路右侧，排列成整齐壮观的图案。高大的山墙上，贴的是新出刊的革命大批判专栏。一条写着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红布横幅高悬于两棵大槐树之间，在阳光映照下，光辉显目。

午饭后，集体宿舍前面一片宽敞葱绿的密林荫里，老吕微弯着腰，双臂平悬，一手捏着鱼骨小梳，一手熟练地使着推剪，正在聚精会神地为战士理发。他的确是个剃头的老把式，他那把推剪与众不同，剪柄缠满了鲜红的绸条，在绿树丛中，非常惹眼。头刚理完，热心的观众就品评开了：

“老吕！这个平头剃得好，上下舒展，平匀大方。”

“小平头，有些老师傅都挡手，我看要在‘平’字上做文章。”

“我说你是‘背上背个死老鼠’，假充打猎的。说实在的，老吕为剃好平头，牺牲三个休息日，到团部理发室观摩学习，

拜内行为师，反复练习琢磨，要说用气力，是在实践上用气力，实践出真知嘛！”力排众议的小杨，叫杨文新，二十多岁，中等身材，长得结结实实，走路一阵风，干活浑身劲，大家称他“小水牛”。

老吕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认真回答说：“小杨说得对！咱技术上还没过关，主要是思想不够艰苦，为群众服务有个质量问题，咱还得努力实践，还要大伙帮助。”

.....

说起老吕，连里三岁大的小孩都知道吕伯伯是个老义务理发员。老吕叫吕勤，高大个子，黝黑的脸，五十开外的人，是原××厅的处长，三十多年来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饱经战斗风霜，一直保持老八路光荣传统。

在一次总结收获的班会上，小杨问老吕：“你腿有毛病，又上了年纪，休息时间还为大家理发，身体吃得消吗？”老吕发出爽朗的笑声，回答说：“身体还好嘛，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精神面貌问题。说老实话，下干校后咱就发现大家在参加战斗和安排生活上有些矛盾，想到过自己在部队学过理发，就想在剃头这个小问题上出一份力。开头也想到腿有毛病，站久了就发痠，技术也丢生了，有点力难从心。后来，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老一辈的革命者，要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密切联系群众，保持无产阶级晚节。’我联想到，这理发既是群众生活问题，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好机会，所以当天就给老伴捎了个信，要她把推剪寄来。老伴心也细，还把推剪请人打磨打磨，上了油，别看它年代久，样式老，用起来可好使哩！”

说着从口袋拿出那把红推剪摸了摸。“要说身体，倒真有点实际困难。我的办法是和它来个针锋相对：腿站不久，咱偏要叫它别扭别扭，每天大清早站它一阵子，天长月久就没有事了；臂力肘力不中，咱偏要它平悬起来，还放一块半块砖，让它有点负担，咬咬牙就过去了，现在一连剃七、八个头毫无问题。”话音刚落，老吕忽地站起来，拉开练功架势，两臂抖擞有力，双目炯炯发光，这位老战士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英雄形象又活现在大伙面前。

二

老吕和小杨是新相识、老战友，又是同志加师徒。说来也巧，这一老一少虽然来干校才认识，但现在不仅同班、同寝室，而且常常同干一种活，他俩养过猪、种过菜，并肩战斗在大田。同登革命讲台批判资产阶级，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如今小杨又拜老吕为师，学习理发技术。在那白刃相见的批修战场上，老吕“老将不减当年勇”，深夜读书，找资料，写心得，拟提纲，熬红了眼。带头跳上讲台以亲身经历批“刘修”，满怀激情大赞大颂毛主席革命路线。讲得大家同仇敌忾，义愤填膺，革命大批判烈火烧得更猛、更旺；在猪房，母猪生仔，老吕日夜操劳，废寝忘餐，为抢救猪仔，他在北风呼号的雪夜里用自己棉被暖活了一窝小猪，他兴高采烈地说：“一头猪一座化肥厂，咱们又建起了十三座化肥厂哪！”在菜地，老吕把心扑在多种菜、种好菜、改善战士生活上，起早摸黑，施肥浇水，挑肿了肩，磨厚了茧，一天到晚无空闲。为寻找肥源，他到几里外去担粪。开始一歇再歇，

经过锻炼，最后能一肩到底。他说：“建设共产主义，任重道远，我们要挑得重担，走得远路，炼出一副铁肩膀，一双铁脚板，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老吕在极其平凡的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路越走越宽广，人越走越年轻，他越走越有劲。……

去年入秋不久，这里气候有点反常，中午燥热，一早一晚又有些凉意。小杨的睡眠习惯不好，爱蹬被子。加上一天劳累，倒床就睡，什么也顾不得了。小杨不知道老吕为他盖了多少次棉被。有好几次惊醒了他，睡眼朦胧，但见到老吕高大的身影多次在床前闪过，盖好被子他又蹑手蹑脚地回到桌前，戴上老花眼镜，继续看书学习。今年严冬刚过，小杨学会了理发，一时兴致勃勃，为充实工具，服务群众，自己掏钱托人买高级爽身粉、优质条剪、细白布围巾、细长毛刷，还要捎带一瓶雪花膏。这件事被老吕发觉，想到：小杨这小伙子热心快肠，为战士办好事，提高服务质量的愿望是好的，但这里却反映出了小杨尚虚荣、不艰苦的思想苗头。听说那位同志已经走了好一会，老吕来不及去找小杨细谈，不顾腿痛路远，脱下棉衣，大步加小跑，终于追上了那位赶集的同志，要他不要买那些东西。下午，小杨收到的不是他想买的东西，而是一个小纸包，里面装着人民币和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一段毛主席语录：“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下边还有一行小字：“敬录毛主席语录，愿与杨文新同志共勉！吕勤二月二十日”这一夜，小杨心情激动，思潮翻腾，久久不能成眠……天刚亮，他翻身下床，

用坚定疾速的笔触在日记本上写道：“下定决心，一辈子走‘五·七’道路，一辈子艰苦奋斗，一辈子改造世界观。”接着，打开针线包，一针一线地缝补那条破旧的理发围巾。

老吕见到这情景，亲切地说：“小杨！你做得对！”这一老一少把手握得更紧更紧。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朝霞透过窗槛照亮了全房。

三

连党支部提出“学大寨，超纲要，炼红心”的响亮口号，集中时间、集中人力，抓季节抢晴天，决定来几个歼灭战，迎接夏收“四抢”，接连把种棉、耖田整地、插秧几项重活拿下了。计划明天完成二十亩花生播种任务。午休时，老吕带上理发工具，准备“服务上门”。这时周围宿舍传来一阵熟睡的鼾声，他欲行又止，自言自语地说：“老李、老潘、小吴昨天就挂号了，为什么又睡午觉？”小杨见老吕皱着眉头，一边说：“我去喊他们起来！”一边拔脚就走。老吕赶忙把他拉住，轻声细语地说：“大伙一连忙了几天，让他们睡个午觉，以后再想法解决矛盾吧！”怎么解决？小杨却有点作难。

第二天，天高云淡，又是一个好晴天。大伙儿提前整队出工，迎着晨曦前进。广阔的江汉平原，一片郁郁葱葱，真是一路麦浪一路香。几千亩大块麦地，一眼望不到头，秆粗穗大，金实累累，一畦畦稻田、棉地，庄稼长势喜人，好一派丰收景象。战士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大伙放开嗓门，唱起自己创作的《五·七战歌》。

一到地头，大家各就各位，开厢的开厢，起沟的起沟，

平地的平地，打窝的、撒种的、掩土的紧紧跟上。老吕拿起大镢在木盆里上下翻拌，把花生种和煤油拌得均均匀匀。休息的哨音传来，老吕不知从那里端出一张方凳，打开工具包，幽默地说：“老李、老潘、小吴谁先理？咱们的‘田头理发厅’开张啦！”大伙一下子围上来，不知是谁想得快，随手拈来一首打油诗：

小红推剪随身带，
见缝插针干起来；
天作屋顶地为台，
田间理发好气派！

逗得大家呵呵大笑，老吕也跟着笑开了。此刻，小杨才省悟到这就是老吕解决矛盾的“妙法”，既保证了群众的休息，又解决了理发问题。小杨疾步向前，接过老吕手上的推剪，亲切地说：“你拌种够累了，让我来！”

星期天是老吕服务群众的大好时机。他和小杨特地来到家属宿舍。原来战士老刘因公外出，家里有个六岁孩子小军，是个有名的“护头佬”，大姐姐煞不住威，把他没有办法。一到宿舍边，孩子们都围上了，吵着要吕伯伯讲战斗故事。小杨急着要去抓住小军，想给他一个“下马威”，老吕扯了扯小杨的衣角制止了。看那最先围拢来的小军，圆圆的脸，黑溜溜的大眼，还有一头又粗又黑又厚的头发，象戴了一顶黑瓜皮帽。这小子比谁都积极，推拥着老吕一个劲地嚷：“要讲故事，就是要讲故事！”老吕见时机成熟回答说：“小朋友！我特地来给大家讲故事的，但是有个条件……”他欲说又止，急得小鬼们直跺脚：“什么条件？快说呀！”老吕说：“我是个理发

员，就是看不惯那些护头佬，我不讲给他听！”小军犹豫起来，腿有千斤重，拔也拔不动。他天真地问：“吕伯伯，马上剃，你讲不讲？”“保证边剃边讲！”小杨赶忙把他抱上板凳，老吕一面理发一面讲《小雪花智斗白匪军》的故事：“从前在川江巴山下，有个女娃叫小雪花，她人小胆子大，能骗狐狸上圈套，敢进虎口去拔牙……”小军一动也不动地听讲故事了。老吕这次剃头下剪轻，起剪快，把颈边碎发刷得一干二净，理得利利索索。头剃完了，故事也讲煞尾了，小军还赖着不下板凳，孩子们一阵哄笑，把小军的小脸蛋笑得通红通红。

在回宿舍的路上，老吕说：“解决这个‘老大难’，咱还做了点调查研究，了解到这小子最爱听故事，又最怕痒……”小杨抢上接话说：“所以，你就要讲故事，要剃得又轻又快，不让一根碎发沾上颈子，是吗？你牵牛算牵住了牛鼻子了！”说完以敬佩的心情望着老吕，老吕点点头会意地笑了。

跨进房门，老吕猛地愣住了。原来趁他出去为小军理发的机会，有人把他的衣被全都洗晒了。老吕清楚的记得这已经是第五次了，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干的。

此时，窗外红日当顶，阳光撒满大地，照得全房通亮通亮，暖红了老吕的脸颊。

四

老吕调省革委会工作的消息传开了。大伙儿又喜又惜：喜的是老干部住干校，进“加油站”，如今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将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惜的是在革命斗争第一线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一旦分手，又有些依依难舍。小杨的惜别心

情更为突出，感到相处时间太短，没有很好地向老吕学习。

中午，老吕为两位战士理发后，回到宿舍就抓紧时间拆卸、洗擦推剪，他细拭细擦，把每根剪齿打磨得雪亮。这时，小杨想到老吕明天清早就要启程，行李、衣物还没有收拾清检，就对他说：“老吕，时间不多了，还是我们共同收拾东西要紧。”老吕笑着说：“洗擦推剪比收拾东西更要紧！”见小杨迷惑不解，老吕接着说：“这是革命先烈的宝贵遗物。”

“革命先烈的宝贵遗物！？”小杨重复着老吕的话，仍然不甚理解。

“小杨，每当我看到这推剪时，就想起了革命先烈，想起革命的光荣传统，它不断地激励我前进！”老吕以严肃的语调接着说：“那是一九三七年冬天的事。十五岁那年我参加八路军，分配在九连跟老战士陈勇学理发。老陈大我十岁，参军前在一家理发厅当学徒。秋上因爆破青峰口炮楼挂了彩。当时医药缺乏，他在没有麻醉注射情况下，开刀取弹片，神态自若，一声不吭，医生佩服他是个铁硬汉子。在部队他把理发当‘副业’，有任务就执行任务，休整时就剃头，别人说他忙，他说：‘咱忙得痛快，为了赶走日本鬼，解放全中国，就得豁出命来干。’这些豪情壮语给了我深刻印象。我那时年轻不知事，老陈把我当亲兄弟，教我打仗、理发，帮我补衣，向我说童年叙家史，讲革命道理。他指着左手背上的一条又长又深的疤痕说：‘有一次，咱忘了给老板倒尿壶，他破口大骂，咱顶撞了几句，老板朝咱手背就是一剃头刀，砍得鲜血直流。这就是资本家残酷压榨、毒害工人的见证。’他的话说得我两眼冒火，仇恨涌满胸膛。”

“当时，我们部队主要以胶东为中心开展战斗，打得鬼子狼狈不堪。有一次，我们连担负爆破主要运输线路的任务，老陈和我这个班负责埋炸药包。夜半，我们悄悄从一段低洼地带匍匐前进。鬼子胆怯，一个劲地放探照灯、乱打枪，子弹在头上‘嗖’‘嗖’地直响。我背上炸药包跟在老陈后边，好容易避开探照灯，贴近路基，埋好药包。正在此时，探照灯盯住了我们，响起一阵密集枪声，老陈拉开雷管，喊了声：‘快滚下路坡！’话刚落音，只听身后轰隆一声巨响，爆破成功啦！当我们爬回洼地时，发现老陈气喘吁吁，豆大的汗珠直淌，他断断续续地说：‘小吕，咱……挂……彩了……你别管……咱……快……爬……’谁也不肯扔下他，大伙轮换着背他向前爬行，找个安全隐蔽处轻轻放下老陈，为他包扎伤口。此刻，他伤势太重，又流血过多，昏厥一阵后睁开眼，十分艰难地说：‘同志们！咱……不……行了……你们……跟……随……毛主席……把革命……进行……到……底。’说着又十分吃力地拿出一个装推剪的小布袋交给我：‘小吕，努……力……战……斗……好好为人……民……服……务。’

“老陈心红手巧，这把推剪上的红绸，就是他精心缠上的。见物思人，缅怀先烈。咱们怀念他，学习他，要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好好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

讲着讲着，这老少俩眼眶渐渐湿润了；小杨凝视着那鲜红发亮的推剪，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

深夜，连部席棚会议室灯火通明。一条“沿着毛主席

《五·七指示》光辉道路奋勇前进”的大幅标语横贯全室，白底红字，光彩夺目，闪闪发光。欢送吕勤同志大会正在进行。大个子老吕答谢大家的深情厚意，他情绪显得特别激动，一字一句好似从心底迸发而出，如金石掷地，铿锵有声：

“进‘五·七’干校，是党给了我重新学习的机会。过去当八路，进‘抗大’，住窑洞，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了我参加民主革命的力量；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上‘五·七’干校，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又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了我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朝气。”

“刘少奇一类骗子胡说什么干部上‘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这是污蔑！这是挑拨！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永远不会得逞。今天，我虽然离开了干校，但千变万变，坚决走‘五·七’道路意志永不变；地动山摇，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决心不动摇。”

他的简短发言，激起全场战士感情共鸣。……

稍停一会，老吕重新站起来，从口袋里拿出那把心爱的推剪郑重地说：“我没有什么送给大家，这把推剪就留在连里作个纪念吧！”室内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连指导员老徐代表大家表示谢意，朝向坐在老吕身旁的小杨说：“小杨！你一直在向老吕学思想、学技术，我看这个义务理发员的班应该你接下。”说着又转向大家，问：“大家同意不同意？”全场又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小杨双手接过红推剪，紧紧握住老吕的手，心潮起伏，眼里噙满泪水。

雪 夜

毛昶联

北风呼啸，雪花在我们身边团团飞舞。

春节初三的夜晚，我和金伯从“血防站”回来，背着药箱，提着马灯，冒着风雪来到幸福湾，进行一年一度的“健康普查”，把防病工作送到贫下中农的家里。

金伯踏着田埂上的积雪，回头嘱咐我说：“刘姐，跟我来！这里我熟得很，哪里有坑坑洼洼，闭住眼我也摸得清。……”我踩着他的脚印，涉过结了薄冰的新开河，穿过披上银装的新开闸。前面，风雪弥漫中，露出幸福湾一排瓦房的轮廓来。

去年战胜了渍灾，夺得第十个丰收年，家家户户是一片欢乐的景象！

望着金伯在前面顶风冒雪的身影，我不禁想起去年第一次同他见面的情景来。……

去年，我带着八岁的男孩到江汉平原落户来了。正是“双抢”季节，这里遇到几十年来少有的暴雨，群众正在排渍。为我搬家的汽车沿着新开河飞奔，在一座高大的水闸下面停车：到了！

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

掀开汽车雨蓬，眼前立刻展现出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河里正在涨水，堤内渍水白茫茫一片，一部分秧田已经被淹没了！男女老少在齐膝深的水田里挖沟打坝，堤上的抽水机在不停地排水。风大雨急，一阵阵浪花扑打到堤岸上来。正在这时，工地广播压倒风雨声传来紧急通知：“区委决定，马上开闸排水！”战斗的人群发出一阵欢呼。几个披蓑衣的人飞奔而来，抢着攀登十多米高的水闸悬梯。孩子拉着我喊道：“妈妈，你看，上面是一个老爹爹！”我仰头一望，在凌空悬梯上，带头上去的，是一个魁梧的老人，一阵狂风，吹掉了他的斗笠，露出满头银发。他在半空里同风雨搏斗，奋力攀上了闸顶。后来的人，也陆续上去了，一同启动绞盘。闸门开始缓缓上升，立刻涌起了几尺高的水花，同时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脚下的土地也被震撼得微微颤动。老人在闸顶上，伸出一双红铜色的手臂，使劲转动绞盘，风吹不动，浪打不摇，渍水从闸门下奔腾呼啸而过。……我和孩子都看呆了。

贫下中农把我们送进新家。孩子想着日间的情景，还说：“好大的水呀！那个老爹爹真勇敢！”晚上，暴雨打着屋瓦，我正在收拾房间，小队干部打着赤脚上门来了，高兴地说：“秧苗得救了！”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一个洪钟般的声音：“你们都来了，怎么不喊我一声？”门呀地被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躯跨进屋来，屋子顿时显得矮小了。队长一面让坐、一面笑着说：“你老人家在风雨里辛苦了这些天，就没有叫你了。”“毛主席派‘五·七’战士到我们农村来，这是件大事嘛！我哪能不来！”他摘下斗笠，露出满头银发，爽朗地笑着，坐了下来。在摇曳的灯光下，我定睛一看：正是日里在闸顶上的那个老

人！

队长介绍说：“这是金伯——我们的老贫协组长。”

妇女队长“责备”他说：“金伯，我说你不该同年轻人一道抢上闸顶的，你忘记自己上六十了。”金伯微微一笑，反问道：“水来了，它认得谁是爹爹、谁是婆婆么？抢险如打仗，还能讲哪个先上、哪个后上么？——你昨天还不是差点滚进河里去了！”妇女队长笑着说：“我讲不过你，反正我们都比你年轻。”

队长介绍了情况，我才知道：解放前，这里是“十年淹九水”的地方，蒋匪压榨，日寇横行，反动统治把这里变成了荒凉的血吸虫疫区，老名叫“绝户湾”——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名字！妇女队长一指金伯说：“这就是过去绝户湾里剩下的两老中的一个。”

“还有一老呢？”我问。

金伯指着妇女队长说：“还有一个是她的公公——胡伯，人称花子老头。跟我是一对！”大家听了都笑起来。

金伯豪迈地说：“解放后，我们这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打倒了地主恶霸，送走了大瘟神，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挖了新开河，排渍灭螺，消灭了血吸虫病，改天换地，从此改名为幸福湾。”……

大家介绍了情况，队长客气地说：“同志们到农村来，我们照顾不周到，心里真过意不去……”金伯一摆手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同走革命路，都是一家人，就不要再讲客套话了。毛主席指的路，还有不好的么！今年下了这样大的猛雨，要是在解放前，水都淹齐屋檐了，我们还能在这里谈心？

……”大家笑着点头。金伯问我的孩子：“你看，我们这里好不好？”孩子低下头，没有回答。金伯说：“我说它好！天地也比城里宽阔得多嘛！门口是我们新开的河，你那里有么？夏天儿好玩水。……”妇女队长埋怨说：“看你这老人家，我们就耽心他玩水，你倒叫他玩水。……”金伯摇摇头：“你们不想玩水是假的，你问问他：想不想玩水？”孩子壮着胆子应了一声：“想玩。”金伯哈哈大笑道：“还是我说得对吧！——就是不要一个人偷偷地去玩。夏天放牛，我领你去！”队长也笑了。金伯把孩子拉到面前问：“几岁了？”孩子说：“八岁。”金伯装着惊奇的样子说：“八岁？我六岁没了爹娘，七岁就给地主放牛，你八岁了，连插秧也没有见过么？这几天栽秧割麦，田里热闹得很，跟我到外面见识见识去，好不好？”孩子睁大眼睛，凝视着面前的老人，高兴地叫：“好！”金伯“打趣”道：“刘同志，让我带他出去吹点风，淋点雨，保险不会生病的。……”

临走，我送金伯到门口，他回头说：“送什么，我要天天来的。”

以后，每天放工，金伯总要来坐一会。麦收时，替我磨镰刀，“双播”中，教我拌棉种……队里的大小事都告诉我，还要我“参谋”。我们渐渐熟了，他按照这里的习惯亲切地叫我“刘姐”。两天不来，孩子也要问：“金爹爹呢？”

风里雨里，长年累月，金伯把我们引向了广阔的天地。

有天，孩子发烧，我打开下放前同志们送给我的银针，金伯一见，说：“农村正用得着它，这是宝贝哩，放着干什么？”我说：“刚学，不敢给别人扎哩。”

“毛主席讲了：‘干就是学习’嘛。”金伯把手臂一伸：“来，

给我扎扎——这几天它又使不上劲了。”

这是我为贫下中农扎的第一针。

金伯和赤脚医生不断给我鼓励和帮助，我为贫下中农拿起了银针！在栽秧割麦的田头，在抢收抢打的禾场上，渐渐体会到贫下中农的疾苦。银针虽小，却使我和贫下中农建立了越来越深的阶级感情。因为这个缘故，队里要我参加了“血防”工作。

今夜，雪花满天，我又随金伯走遍幸福湾，敲开了一家家的房门，查血防病，金伯一路为我讲村史。现在，湾子快走完，只剩下西头最远的——胡伯的一家了。

我们来到一个高台上，金伯向我说：“你怕不知道，这里老名叫歇脚台，过去逃水荒的人都是在这里歇脚的。胡伯生下来没有满月，娘就抱着他讨米，所以小名叫花子。八岁上，娘得了大肚子病，躺在歇脚台上不能动了，他去替娘讨米，也是这样的大雪天，一双赤脚冻得血流，就用稻草包起来，可怜，在雪地上一走一双血印。要饭回来，娘已经死了。从此，他就接过了打狗棍讨米。……我和他，十几年讨米要饭在一起，解放后，闹翻身斗恶霸在一路，想起来，真是比亲兄弟还亲。……”

听了绝户湾的历史，我心里十分沉重。金伯想起往日苦，也半天没有作声。风雪扑打在我们脸上，雪花在我身边发出悉悉嗒嗒的声音。

金伯指着湾前大片麦地，说：“解放前，这里都是芦苇荡，哪里有田地？不是解放得早，哪里还有人烟？五八年挖了新开河，建了闸，灭了钉螺，又开出了万亩良田，这是几代人

梦想不到的事。不是毛主席领导，又哪有今天的幸福垮！”一想到毛主席，金伯浑身都是劲。他一指胡伯家的大瓦房：“他家三代，头无片瓦，……走！我们去看那个翻身老头去。……”

来到花子老头门口，我们轻轻敲了几下门，老头就醒了，披衣掌灯出来，惊喜地说：“哦，刘姐，你又冒雪来了！”他把我们迎进堂屋，替我们拂打身上的雪花。金伯一见地上放着几付新打的篾箕，就说：“老家伙，真闲不住，过年还在赶工？”老头说：“年过完了，明天出工，来个开门红，仨们都争着要篾箕哩。”

进屋以后，金伯看见床搭板上，摆着好几双套鞋，笑着说：“现在，你一家人的鞋子，怕有好几箩筐！”老头感叹道：“不是么！你我两人长到十七、八岁，下雪天也没穿过鞋子，他们现在享了福，还不晓得哩。”

隔壁，妇女队长醒了，在和我打招呼，同时传来了奶伢的啼声。……

看到这些情景，我想起刚才走过的歇脚台，想起金伯刚讲的雪地上的血印，一股暖流传遍周身，今夜顶风冒雪，我也感到无限幸福和温暖。

金伯掌着灯，我给他们验了血，转到后房，这是几个孙女儿住的。我们走到床跟前，白天演铁梅的那个孙女，脸上的化妆油彩都没有洗干净，现在却睡得正香呢。老头看了好笑，轻轻喊道：“小红！小红！”小红醒了，迷迷糊糊披起衣裳就朝外走，揉着眼睛说：“天亮了么？——我的篾子呢？”老头笑道：“着魔了吧？是刘姐查血来了。”小红看清是我们，笑了。

金伯看到桌上摆着的剪子和针线，就问：“今天是你几个小鬼给五保户婆婆偷偷补了衣裳吧？”小红向床上的小妹妹一挤眼，回答说：“不晓得！”婆婆在隔壁答腔，笑道：“还说不晓得，你们几个小鬼，要用我的布也不说一声，把我留着给你爹作背心的新布，也剪走了一大块——老头子活该受冻。”金伯指着她们说：“你们几个小鬼，谎扯得好圆呀！”小红几个，光笑不做声。

“有衣大家穿，这不是一样么！”老头开口替孙女儿讲话了。

今天，花子老头一大家人，又新添了一个胖呼呼的孙女。一连走了四间屋，才把血验完。老头兴冲冲地说：“都到堂屋里歇歇！”金伯叫道：“快拿茶来，今天我要喝你的茶！”老头慌忙泡了一壶香茶，叫小红摆上白瓷茶杯，他端起壶就要冲茶。金伯笑眯眯用手把茶杯挡住：“莫忙！”老头问：“怎么又不喝了？”金伯道：“我有一句知心的话要对你讲……”老头眯了眯眼睛：“你又想出什么点子呀！”他放下茶壶，抹抹胡子：“好！我就听你讲来。”

金伯装着胡伯的神气说：“我上了这样年纪，还没有听说过大肚子病能治好的，……”

小红低声在我耳边说：“他们又演戏了。”我们在旁边都忍不住笑。这两个老头，一个魁梧，一个瘦小，平时一见面就打趣，习以为常了。

老头这时故意问：“你何以见得？”

金伯说：“旧社会，这绝户壅绝了多少人，不是大肚皮，就是肿腿子，哪一家不是得这些病死的？……这怕是瘟神作

怪!”

老头拖长声音说：“哥哥哟！过时的皇历翻不得了。地主恶霸国民党，这些大瘟神都打倒了，何愁小瘟神送不走！……”

金伯笑道：“要能治好，我接全塋人喝茶！……哈哈，你今天还记得这句话吧？”

老头站起来，一指金伯，笑道：“我就知道你要点我的筋！……你这个老头子，抓一把风，也能嗅出气味来的，今天又讲起老故事来了。”……两人哈哈大笑，一齐举起茶杯来。

我们塋里，流传着金伯“抓一把风”的故事，我在给群众扎针中间，许多老人传声绘影地给我讲过了。这是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五七年冬天，血防站派了一支医疗队来到绝户塋为群众治病。阶级敌人在背后刮起阴风了：“查什么血？验什么粪？这是瘟神作怪，血里哪会有虫？”“瞎子点灯——白费蜡！大肚子病是治不好的。……”人民的医生钻进草房，找到花子老头，那时，他才四十五岁，骨瘦如柴，肚皮凸起，已经不能行走了。他却犟着不愿去治病：“我几代人都得了这病，是治不好的。”当时金伯刚从水利工地回来，浑身汗淋。一听说，放下篮子，就钻进了胡伯的草房，见他睡着了，就轻轻坐在床沿上等候。胡伯醒来，惊喜地说：“金大哥，你回来了！我给你讲句知心话：我这病是难治好的。……”金伯奇怪地问：“你何以见得？”胡伯说：“你没听人说：绝户塋这种病是地脉生就了的——除非搬家。”金伯吃了一惊：“哪个讲的？”“塋里一阵风，都传遍了。”金伯一听，眉毛竖起来了：“这是什么风？

贫下中农会讲出这样的话？这背后有鬼！”胡伯红了脸说：“我心里也想治呀，就是拿不定主意。昨夜晚，隔壁的地主王二老鬼还在指桑骂槐咒我：‘土都埋到颈子了，还在做梦娶媳妇哩！’你说气不气人！”

金伯站了起来，喊道：“好恶毒呀！”他拉起胡伯的手，叫着他的小名道：“花子呀花子！阶级敌人又在煽阴风了！这股风你为什么不服呀？你不想想：从前开药方的那枝笔，都掌握在王二老鬼这些地主阶级手上，哪会给我们穷人治病？你记不记得，八岁上，你老人死在歇脚台，王二老鬼在死人身边还向你讨药钱呀！……如今，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穷人翻了身，现在又派人来打救你出苦海，你怎么还躺着不动呀！……”一席话，说得胡伯泪流满面。金伯也挥泪道：“今天我们不该哭了，找地主算账去！”胡伯看到金伯才回来，衣上的汗水都未干，就想挣扎下床摸茶壶，金伯按住他说：“莫忙！送走了瘟神，我们再好好喝茶不迟！”转身出门，他串联贫下中农去了。

第二天，把王二老鬼抓到了斗争会上来。金伯指着他说：“王二老鬼！今天你又爬出来了！我问你：过去绝户垮绝了这样多人，是不是地脉不好？你讲！”这老鬼强作镇静，拐弯抹角说：“医书上说：渍水不消，瘟疫难除。……是地势不好。”“渍水为什么不消？”金伯厉声问。老鬼有点慌张了，结结巴巴，半天说不上来：“我看……”“你看这个！”金伯从身后拿起一把断头锹，丢在他面前：“还认得它吧？”地主一看，打了个寒颤，头上却冒汗了。金伯指着他的鼻子说：“过去你们几家地主，霸占了我们方圆几百里的出水口，不许穷人排渍水！”

这是十年前被你打断的那把锹！那时你说：谁破坏你家地脉，动一锹土，‘叫他倒在这里，永世不得翻身！’土改时，我们清算过你，这把断锹你忘得了，我们可忘不了！这就是你压榨穷人的罪证！今天你睁眼看看：我们不只翻了身，又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了！今天不只动一锹土，还要开一道河，修一座闸，绝户湾从此就要变成幸福湾了！你的好日子完了！”会场里，一阵轰动。

这时，群众把胡伯抬到会场上来了。地主一看，脸色发白了，他啪的一声在自己脸上打了一记耳光，哭丧着脸说：“我有罪！有罪！对不起诸位乡亲。……”

“谁是你的乡亲？”胡伯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一下子从病床上坐了起来，金伯连忙上前扶住了他。胡伯忿怒地说：“我种了你三十年裸田，害得我家破人亡！我老人被你治死了，你讨药钱又夺走了我的一亩地，还说：逢到瘟神，命该如此！”胡伯伸手一指：“你就是瘟神！”这老鬼吓得倒退了一步。胡伯在病床上高呼：“打倒瘟神！”会场上一呼百应。王二老鬼突然软瘫了下去，象死狗似地，在地上缩成了一团。

金伯一挥手：“走！今天我们就送胡哥到区上治病！”他在前面抬起竹床，贫下中农前呼后拥，一口气把胡伯抬到了医院。……

花子老头笑着向我说：“刘姐，他今天在演我的戏文哩。我到医院治病，药费不收分文，开天劈地，有谁对我们贫下中农这样亲？不到四个月，我的大肚皮就消了，人也走得了。我走了十几里路回来，全湾的人都在路边上接我。我走到家门口，湾里伢们早跑到屋里报喜信了：‘恭喜，恭喜，胡伯自

已走回来了！’我的婆婆还不信：‘鬼伢们，莫哄我，是魂回来了吧？’我一进门就喊：‘婆婆！不是魂回来了，是人回来了。’婆婆在厨房淘米，一出来，见我走着回来，喜得说不出话来。我们两人一抬头望见毛主席像，眼泪簌簌流下来。半天，她才喊出声来：‘毛主席呀毛主席！没有你老人家，哪有我们贫下中农，哪有我们这一家子呀！……’讲到这里，满屋静悄悄的。不知什么时候，妇女队长抱着奶伢站在门口，小红的脸上挂满泪珠。我的眼睛也润湿了。

“你们讲话，又把我拉进来干什么事？”婆婆没有睡着，在隔壁说话了。她穿衣起床，走进堂屋来：“在孙伢们面前，你们两个老头真演起戏来了！难怪人家说你们：金老胡老，幸福垌里一双宝：一个老来红，一个老来少。……”一句话打破了严肃的空气，门口的妇女队长和床上的孙伢们都忍不住笑了，满屋回荡着幸福的笑声。……

我抬头望见堂屋正中的毛主席像和两旁的对联：“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心中有说不出的千言万语！

婆婆指着四壁贴的喜报和奖状向我说：“他病好后，年年争着出去搞建设，这些，都是公社敲锣打鼓送来的。”金伯笑着说：“这是毛主席给我们贫下中农的光荣哩。”我在马灯光下，激动地看着他全家的奖状，老头——给我指点着：荆江大堤、丹江水库、汉江分洪、……我挨次看着，被它吸引住了，把我引回了建国初期的年代。……

那时，我扎起一双小辫参加革命，在文工团里当小鬼，我们在新解放的城市扭起秧歌，在建设的工地打响了腰鼓。……我们经常到野战医院慰问伤病员，有时，就帮助洗洗衣

服，送药送水，这样，渐渐学会了打针、验血、换药这些简易的护理工作，在战斗英雄身边，听他们为我讲革命战争的故事。……这种“小鬼生活”，使我十分愉快。

后来，进了大城市，当了演员，从舞台到舞台，廿多年来，我的手再也没有拿过试管、洗过血衣，“小鬼”的生活我已经逐渐淡忘了。

去年下放后，在贫下中农中间，突然把我唤醒了。我重新拿起试管。这些为社会主义创业的英雄，就在我的面前，在毛主席指示的“五·七”大道上，我们重新结合在一起。……

婆婆见我看得出神，就说：“这上面，他们都有名字，就是我天天守灶门落了后！”妇女队长抱着奶伢说：“婆婆上了年纪，替我们引伢烧火，是无名英雄，我要表扬你。”屋里的小孙伢们听了，在床上拍手喊了起来：“我们全家都表扬婆婆，赞不赞成？”婆婆也笑着说：“我要你们表扬做什么事？只要你们把生产和工作搞好，对得起毛主席，我也就有光荣了。……”

望着这一切，两个老头笑迷迷地抽着烟，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来了。

这是一个革命的家庭，一个幸福欢乐的贫下中农的家庭！

这样幸福的革命生活，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所咒骂的“少吃少穿”么？这些对党和毛主席充满无限阶级感情的贫下中农，是他们所能动摇的么？……想到这里，我心里腾起一股按捺不住的怒火！

我要告诉孩子：今夜我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他，这幸福垮的历史；告诉他，我们今天的幸福从哪来。……

妇女队长从厨房里端了几大盘糯米团子和糍耙出来，热

气腾腾放在桌上，老头在我们面前又斟上一杯热茶，拦住不让走。妇女队长说：“刘姐，你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那天么？今天成了一家人。秧是我们一起栽的，谷是我们一道割的，自己流了汗水的东西，闻着也是香的。……来，我们先伸筷子！”她一把拉我坐了下来。

金伯见了这满桌的东西，就笑着问老头：“才丢下打狗棍，就想摆阔么？——莫忘了今天还有瘟神哩。”老头笑嘻嘻说：“这是摆阔么？不是党领导我们早改水，去年大灾得了大丰收，哪来这样多糯谷？这是刘姐亲眼见到的。福，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打狗棍我是不丢的。谁想叫我们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留着好对付他哩。”金伯叫声：“好！这句话真说上纲了，说到我们心坎上来了。”他举起茶杯，一饮而尽，站起来，豪情满怀说：“送走瘟神换人间，这是享了毛主席的大福！贫下中农翻身真不容易，只要世界上还有瘟神在，我们的打狗棍是万万丢不得的。……”

就在这时，堂屋里的有线广播喇叭响起了晨奏曲。

婆婆打开大门，雪停了，东方升起了早霞，她叫了声：“好晴天！”

一家子都起来了，忙着收拾筐子、铁锹，准备出工。……

外面，白雪皑皑，阳光灿烂，红装素裹，一望无边！江汉平原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热气升腾。……

“当当当当！……”出工的钟声响了。

向新的一年进军的战斗开始了！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于沔阳

缚 “虎”

易 连 轩

养牛班老班长易坚，在睡梦中仿佛听到院子里有什么响动。他机警地醒来，听见一阵急促地、“啪哒啪哒”的响声远去了。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出门一看，牛栏内外静悄悄地，什么事情也没有。他自语道：“怪呀！”

老班长放心不下，他走进了牛栏。从小牛栏、母牛栏……挨个地检查着。这些牛都很安静，有的在嚼草，有的在反刍，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老班长走进斗牛栏，忽然大吃一惊，那头号称“牛魔王”的18号斗牛不见了！再一检查16号斗牛的栏也是空的。

他急忙走到宿舍门外，大声喊道：“同志们！赶快起来，‘牛魔王’跑了！”

两分钟之后，全班同志都起来了。老班长向大家说：“牯牛南山虎。这两个家伙跑出去是要闯祸的。不是抵得两败俱伤，就是在庄稼地里穷追，还可能闯进生产队的牛栏，要是把生产队的牛抵伤了，那影响就更坏。”老班长说到这里，用眼向大家扫视了一遍，又严肃地问：“值班员呢？”

值班员老涂，惭愧地低着头说：“我麻痹了，十二点钟以

后，在草堆上靠了一下，睡着了。我……”

“好了！”老班长插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检讨的时候。你留在家里，继续值班。其余的男同志，全部出动！”

老班长讲完，大家立即分成三人一组，马上出发了。老班长走在最后，他这一组，只有小余他们两个人了。这一老一少刚走不远，只听背后有人喊道：“老班长，我来一个！”

他们回头一看，见是女战士王芸，老班长还没开口，小余却抢先说话了：“你来干什么？你没听老班长说嘛，牯牛南山虎，这是降龙缚虎的事，女同志，靠边站！”

王芸说：“得了！你那脑瓜子里哪来的那么多封建残余，张口就是男的女的！”

老班长在他们打嘴仗的时候，已经打定了主意，说：“好，就让小王去一个！”

王芸高兴地把手一拍，说：“对！还是老班长好，你要好好向咱班长学习！”

小余说：“好吧，不光向老班长学习，等你把‘牛魔王’抓回来，我还要向你学习哩。”

老班长笑着说：“那可不一定。”

三人说说笑笑地走着。傍晚时下过一场小雨，路上有些滑。幸亏夜里转晴了，朵朵浮云中，不时露出淡淡的月光。眼前的道路，隐约可见，远处却是灰蒙蒙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他们一口气跑了二三里，连个牛的影子也没见，心里不免焦急起来。

小余是个急性子，只顾一个劲地往前赶。王芸是近视眼，今夜出发仓促，忘了戴眼镜，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后面紧

跟。她原是机关里的外文打字员，生长在大城市里，以前生活习惯上比较讲究。刚到牛班时，闹过不少笑话。有一次一头小牛舔了她的手，她吓得直叫，还用酒精消毒。可是这位青年同志，在“五·七”道路上自觉革命，刻苦学习，经过两年的劳动锻炼，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她怕自己掉了队，又被小余抓住话柄，就一直紧紧追赶，浑身都冒汗了。

真是越怕越有鬼，她正在前进，一脚踏在塘埂上，滑下去了。

小余听见她“呀”地叫了一声，忙转过身来。见她正在往上爬，就慌忙去拉，一面取笑道：“看，我说不让你来吧，害得我还得到塘里来找你！女同志嘛，就是……”

王芸上岸以后，反击道：“亏你还好意思夸口，去年下河挑砖，大白天是谁从跳板上摔下去的？”

一句话揭了小余的“短”，他强辩道：“那是偶然现象。”

“你是偶然现象，未必我是天天掉在塘里？”

老班长影影绰绰看到王芸的下半身衣服湿了。就关切地说：“小王，莫跟他斗嘴了。我看，你没戴眼镜，衣服也湿了，就回去算了吧！”

王芸说：“班长，你怎么打退堂鼓呢？天又不冷，衣服湿了怕什么！”

三人继续前进。老班长年岁大些，王芸体力差些，都赶不上小余，他大步流星地往前冲，不一会又把他们拉下了一大节。

小余回头一望，见他们在路口停了下来，王芸还蹲在地

上，就急躁地叫道：“又么样了吵？”

老班长兴奋地叫：“你快来看哪！”

小余一面往回走，一面拉长声音说：“哎哟！找的是牛，又不是扒蚰蚰，未必还能从地下扒出个‘牛魔王’来！”

老班长说：“找牛总要先弄清牛的去向，象你那样，只顾一个劲地瞎跑，只怕跑到云南也找不回‘牛魔王’来！”

小余不服气地说：“我来看看这里有什么‘牛的去向’！”说着他从王芸背后扫了一眼，什么也没看见，就说：“了不起是几个牛蹄印，这里南来北往的牛多得很哩！”

王芸用手指点着说：“在这里！”

小余转过来一看，见是一堆黑糊糊的东西，王芸的手正插在里面，就说：“牛粪？”

王芸点点头说：“还是热的。这三更半夜的，一般该不会有牛从这里经过。”

小余忙弯下腰来，也亲自用手试了一试，高兴地叫道：“是热的。的确是找到了去向，追！”

老班长笑着说：“看你这个莽张飞！这是个十字路口，你往哪里追呀？”

一句话提醒了小余，他用手拍着自己的脑门，解嘲地说：“你呀！怎么不多长几根弦！”

王芸说：“现在可真要看看蹄印了。”

原来牯牛一般都有个习惯：每当他拉屎洒尿时，总要用左前蹄在地上狠刨几下，好象猫盖屎似的，刨起一些土，踢到后面去。这样地上就留下一道道蹄印。看看粪边的蹄印，也就知道它向哪边走走了。

三个人弯着腰看了一阵，老班长说：“小余，我眼花，小王近视，现在用上你那一双好眼了。”

小余观察得非常仔细，最后他判断“牛魔王”向东跑了。

顺着东边的小路走了不远，果然听见地里有“沙沙”地响声。小余一看，正是“牛魔王”。这家伙正在地里吃庄稼哩！他恨不得马上把它抓到手，就一个箭步跳下田坎，向“牛魔王”奔去。谁知那牛见有人扑过来，“呼哧”一声调头就跑，小余在后面紧紧追赶，“牛魔王”竖起尾巴狂奔，不一会就把小余甩得远远的。

他们在后面跟踪，一阵好跑，又跑了一里多路，看看相离不远了，老班长低声吩咐：“不要惊动它！”三个人就象捉迷藏似的，慢慢向“牛魔王”靠近。那牛的警惕性也很高，不时抬头望他们，看看相离还远，才又低头吃草。

老班长问他们：“如何下手呢？”

王芸学着样板戏里的对话：“我看，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老班长连连点头。小余却说：“鬼哟！一头蠢牛，还要去‘智取’！让我去套它！”说着就挽了个套子，向牛走去。老班长待要叫住他，又怕惊动了“牛魔王”，只好由他再试一试了。眼看只有丈把远了。小余拉开了套牛的架势。那牛见来者不善，猛地一跳，差点没撞在小余身上。小余打了个趔趄，“牛魔王”又奔向树林边去了。

突然，从林中冲出一个庞然大物，大家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16号斗牛被另一组同志追过来了。仇敌相见，分外眼红。只见“牛魔王”唿地一跃，迎了上去，一场恶仗，又干起来了。两头斗牛角挖角打得不可开交。16号的头，被

“牛魔王”的双角死死地压着，不能动弹。“牛魔王”虽然主动，但也不敢稍有松懈。这时同志们从两边靠拢过去，用粗绳把两头牛的后腿都套上了。

大家正准备从两边把它们拉开，老班长摆了摆手说：“慢点，咱们只这几个人，怎能把两头斗牛拉开？让它们把体力消耗消耗再说吧。”

这时老班长见“牛魔王”靠近一棵大树，就悄悄地把它后腿上的绳子拴在树上。又找来一些树枝干草，做成了一个火把，然后集中人力去拉16号。大家象拔河似的，好容易拉开了几尺远。那16号本来力怯，趁势向后猛退了两步，几个人都没有提防，一齐仰面倒在地上。

就在这刹那间，“牛魔王”用力把后腿一弹，“登”地一声，比大拇指还粗的绳子被挣断了。眼看一场苦斗又要开始了。

这时，只见老班长脱去了外衣，手举火把，飞步冲上前去，用火把在“牛魔王”面前连绕几圈，“牛魔王”一时眼花缭乱，转身就向后跑，16号乘机钻进了树林，转眼就不见了。

现在又是老班长他们三个人跟踪“牛魔王”了。约莫跟了半个多小时，那畜牲渐渐安静下来，又开始低头吃草。这时天已微明，他们看得见“牛魔王”鼻子上还留住鼻栓，绳子早已挣断了。老班长自语道：“要能抓住鼻栓就好了！”

小余说：“要能抓住它的鼻子还有什么说的！”

多时没有说话的王芸以试探的口气说：“我去试试。”

小余一听，瞪大眼睛说：“你去？现在它凶的真的象只虎，不用你八丈远才怪！还是我来！”说着就又准备冲上去。王芸一把拉住他的膀子，说：“我也不是纸糊的，让我去试试

嘛！”

小余望着老班长，意思是让他说话。老班长笑咪咪地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嘛！小王，你就去试试！”

王芸高兴地拿起一根绳子，她没有直接走向“牛魔王”，却弯腰在地上拔起草来。拔一阵，缠成一把，再拔。她在不知不觉中向牛靠近。走到离牛不远的地方，她把几把草放在地上，观察牛的动静。那牛瞪着眼睛警惕的望她。王芸见时机还不成熟，就若无其事的继续拔草。

小余着急地说：“这是蘑菇战！”

老班长风趣地说：“在它不‘觉悟’的时候，耐心地等待是必要的。”

王芸离“牛魔王”只有丈把远了。她拿起一把草，平静地唤它：“‘牛魔王’，来，吃呀！哦，不要挑皮，呵，”那牛站住不动。王芸见时机还不成熟，便继续拔草，又低声唱起她放牛时经常唱的歌来。

小余把手一甩说：“嗨！简直是对牛弹琴！”

老班长用手摸着下巴上的胡茬，微笑着说：“好！这是制造假象，迷惑对方。”

果然“牛魔王”安静下来了，低头吃草，王芸又拿起一把草召唤它，它试探地走过来，王芸递过一把嫩草，那牛大嚼起来。吃了几把草，它变得安静了，温顺了。王芸一边递草，一边用手抚摸它的额头，那牛一动不动。王芸伸出右手，紧紧地扣住了鼻栓，用力向上一提，“牛魔王”的头仰起来了。她想把带来的绳子系上，可是鼻栓上那节绳疙瘩结得死死的，怎么也解不开。王芸不慌不忙，一面用左手抚摸它的颈

部，一面迅速地用牙齿在粘糊糊的鼻栓上使劲咬了几下，死疙瘩解开了。她熟练地结上了绳子。

现在力大无比、凶猛异常的“牛魔王”一点威风也不见了，它顺从地，服服贴贴地，被一个身材瘦小、体力单薄的女同志牵着鼻子走。

小余拍着手跑过来，高声叫道：“向女将学习！向女将学习！”

王芸说：“得了！以后你少说点‘大男子主义’的话就行了。”

这时王芸感到嘴里有些不舒服，下意识的吐着。老班长笑着说：“小王，要不要弄点酒精来消毒？”

王芸也笑着说：“老班长，那些笑话你要记到何年何月呢？”

三个人踏着露水回家的时候，天已亮了。路上，老班长问小余：“你说向女将学习，学什么？”

小余说：“女打字员只身缚‘虎’，还值得学习呀！”

老班长说：“缚住了‘虎’，这是个结果，可她为什么能取得这个结果，而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呢？”

小余说：“她心细，我急躁呗。”

老班长说：“细心、急躁都是一种表现。关键问题在于她的思想方法对头。你看，十字路口的牛粪，是她发现的，并亲手试了温度，又根据牛力大，人力小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智取。这就说明她注重调查研究，使自己的思想与客观情况相适应了。所以取得了工作的胜利。”

王芸咯咯笑了起来，说道：“老班长真会替我总结提高。

其实我哪里想了那么多？我只想到‘牛魔王’平时不能群放，经常由我牵出去单独放牧，跟我熟些，我就是利用了这个‘熟’字！”

老班长认真地说：“对！‘熟’的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因为‘熟’，你就知道双方的优点和弱点，这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懂得了强和弱的辩证关系，就能以弱胜强。要是两年以前，你是断然捉不到‘牛魔王’的，因为那时你不认识它。”

小余说：“那时她只认识 A、B、C！”

王芸说：“现在我对三大革命斗争的认识，也只能说开始认识了个 A、B、C。”

回到牛房的时候，值班的同志已经把牛群拴在树林里了，牛栏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军号声在晴朗的天空里回荡，早学习的时间到了。……

登高记

解 川

在一片绿色的树林中，一排排笔直的杨树，簇拥着一座正在兴建中的水塔。这是“五·七”干校最高的一座建筑物，很快就要落成了。

站在水塔顶上，放眼望去，一片美丽的景色，呈现在眼前。防风林象士兵一样排成方队，仿佛是在接受检阅。新建的校舍，座落在绿树丛中。远处，麦田葱茏，水田如镜，拖拉机满载着肥料，奔向田间……

凌晨。水塔顶上一个中年人拿着米尺，在丈量水罐的高度，他是连长陈兴。他在检查工程质量，也为今天的施工作业些准备。他一边细心地检查，一边考虑着人员分工的问题。现在登高作业，年纪大身体弱的同志，是不能让他们上了。但是在这个作业组里，有一位叫吴锋的老同志，却是个不好说服的人。这位老吴同志，有个绰号叫“老高”。原因一个是他个子高，一般中等身材的人跟他讲话，都得仰起头来；再一个是说话声音高，过去他作报告，是很少用扩音器的。这样同志们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不过以前同志们出于对领导干部的尊重，并不随便叫他的绰号。后来他来到干校锻炼，

这位老同志，以惊人的毅力，在“五·七”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着。处处以普通劳动者来要求自己，从思想上、生活上和群众打成一片，现在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高”。久之，他有时也自称“老高”。这样除了在一些特别严肃的场合下，几乎没有人再叫他老吴了。

昨天晚上，陈兴到了老高家里。因为他患重感冒已经好几天了。陈兴一进屋，却见他正全神贯注地伏在桌上写着。小闹钟在滴嗒滴嗒地响。老高的左手按着打开的《实践论》，旁边有一本《新华字典》。这本字典，是陈兴从城里替他带来的。因为老高是工农出身，过去读书不多。现在为了响应“认真看书学习”的伟大号召，专门托陈兴买来了这本字典。

陈兴没有惊动他。随手拿起一件棉衣，轻轻地替他披在身上。老高以为是老伴，竟没有理会。陈兴内心里为这位老同志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

正在这时，老高的爱人林华同志回来了。她一进门就埋怨道：“刚好点，你又不‘安分’了！”

老高揉了揉眼睛，看见陈兴也在屋里，问道：“你几时来的？”

陈兴说：“刚来。怎么样，好些吗？”

“好了好了，不发烧了。”说着忙给陈兴递过烟来。

林华先泡了一杯茶，端到陈兴面前。接着又倒了开水，连同药包，一齐放到老高面前，说道：“十点了，药还没吃。这个人哪，真没办法。他病了三天，烧一退，就写这看那的。”

陈兴听了，笑着说：“看，林华同志提意见了。也是，病

了就好好休息嘛。”

老高说：“我这不是好了吗？”他怕老伴再来争论，忙把话岔开了，“呃，连长，水罐快修好了吧？”

陈兴说：“明天搞顶子，再有三五天差不多了。”

老高一听，立刻兴奋起来，他放开嗓门说：“连长，工程马上完工了，我明天要上！”

陈兴忙用手势止住他，说：“急什么？还有几天呢，你刚好，还要休息两天。”

老高连连摆着手说：“不不！做事要有始有终，眼看就要完工了，还能因为这点小病就半途而废呀？明天一定要上，再不休息了！”他因激动，嗓门过高，席棚都被震动了。林华忙说：“低点低点！高音喇叭又开了！”

陈兴忍不住笑道：“病后休息两天嘛！”

老高压低了声音说：“过去咱们在部队上，有个头痛脑热的，哪个把它当回事！后来进了城，条件变了，三天检查，两天休养，越养病越多，把人给搞‘修’了。这几年，听毛主席的话，下来一锻炼，病也没有那么多了。”

陈兴一向对这位老同志嫉恶如仇的鲜明态度是非常赞赏的。可是眼前他确实病了，照顾一下是必要的。因说道：“你的这些意见，我并不反对。可你现在确实有病，休息一下是应该的。”

老高忙说：“好了！现在完全好了！”

陈兴说：“即使好了，干点别的也行嘛，非得上水塔高空作业呀？”

老高天真地嘿嘿一笑，带着央求的口气说：“连长，我对

水塔有了感情，从打基础起就和大伙一起干，现在工程要完了，你们还能真的把我拉下呀！照顾照顾嘛，就这样吧，定啦！”

陈兴忍不住笑了。稍停一下，认真地说：“这个不能照顾。我们要对老同志的健康负责。”说完站起来要走。老高急了，上去拉了他的手说：“小陈，你……照顾照顾嘛！”

林华把他按到椅子上，说：“服从命令听指挥！拉老关系也不行！”

原来老高是陈兴的老上级。在部队时，老高是团长，陈兴是警卫班长。他跟老高好几年，对这位老同志的脾气是非常了解的。他从心里喜欢这位老领导。现在见他在“五·七”道路上，焕发了革命青春，心里更加高兴，更加敬重。

陈兴在回去的路上，踏着皎洁的月色，陷入深沉的回忆中……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高楼村住的日本鬼子到小李庄去抢粮。天刚亮，鬼子从东南方向围上来。当时老高和几个游击队员正住在村里。他们为了掩护群众撤退，占领了村东头的一个大院，和鬼子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在群众安全撤退之后，老高一个人最后撤离。他还没有离开院子，一个鬼子翻墙进来了。老高一见鬼子，眼睛都红了。可是他枪里的子弹已经打完了。那鬼子端着刺刀，气势汹汹地上来了。老高的枪上没有刺刀，他端着枪，做了个拚刺的架势，冲了过去。鬼子正要突刺，老高往树边一闪，看准空当，一下子就把鬼子手里的枪打掉了。那鬼子正要去捡，老高扑上去把他抱了起来，摔在地上，伸出臂膀，把鬼子的枪抓在手里。一刀刺进去，

便把这个杀人强盗结果了。

就在他和那鬼子肉搏的时候，大队鬼子兵进村了。终因众寡悬殊，老高被俘了。

鬼子施展了各种毒计，没有从老高身上得到任何东西。最后鬼子小队长下令把老高就地砍杀。一个鬼子，拿着一把战刀，走到老高面前。老高挺着胸膛，怒目圆睁，喝道：“砍吧！”这声断喝，犹如巨雷，吓得那鬼子不觉后退了两步。那鬼子又抬头一看，见老高的眼里射出愤怒的火焰，这大义凛然的气势，把那鬼子镇住了。他的手在不停地发抖。胆怯的小鬼子要老高转过身去，老高巍然不动，犹如一尊铜像。鬼子想自己绕到背后去砍，老高跟着也转过身去，死死地用眼光逼住他。那鬼子一直不敢正视老高。就在这时，枪声响了，游击队和民兵杀回村来。那鬼子向老高砍了一刀，就慌慌张张地逃跑了。……老高的肩上，至今还留着刀痕。

陈兴每回忆起这段故事，就象亲眼看见这位老上级年轻英勇、刚强不屈的形象一般。其实这段故事是听老同志们讲的。不过自从陈兴认识老高以后，他那坚强的意志和喜欢拉硬弓的性格，也是随时表现出来。特别是走上“五·七”道路以来，五十多岁的老高，又变得精神抖擞、青春焕发，越发使人敬爱了。

有一次，连队去江边搬砖。当时正是枯水季节，船不能靠岸，从船上到岸边搭起了又高又长的跳板。这样的跳板，弹性很大，走不好，就有摔下去的危险。所以头天晚上就向大家讲明了情况，提出年轻力壮的上船挑砖，年老一些的，

在岸上码砖。老高当然是岸上的角色。

可是，第二天出发时，老高不见了。陈兴问他的班长小李，小李说：“他要去帮炊事班挑锅，先出发了。”

队伍到了江边，炊事班的同志已把开水烧好，放在树荫里，却不见老高在场。小李问：“老高呢？”炊事员用手向船上一指：“喏，人家已经挑了五担了！”大家向船上一望，只见老高挑着砖正走在跳板上，大步流星，如走平地，担子颤悠悠地，节奏十分均匀。他那敞开的衣襟里，露出古铜色宽阔的胸膛。小伙子们拍手叫道：“老高，真高！”

等他上岸之后，小李走上去抓住了扁担，故作严肃地说：“连长昨天怎么讲的？”

老高嘿嘿一笑说：“班长，你看，我站起来象根电杆，那码砖是要弯腰的，照顾照顾嘛！”

小伙子们都喜欢跟老高在一起干活，都说：“好了，就照顾照顾吧，我们‘监督’他，少挑点就是了！”

陈兴一边走一边想，一幕幕的往事，从他的脑子里闪过。联系到眼前，他刚刚病好，又要登高作业，偏偏是这么个不易说服的倔强老头，万一出了差错咋办？对，一定要想个办法对付他！

天刚亮，陈兴就拿着米尺爬上水塔，他正在琢磨对付老高的办法，小李和几个同志也来了。这时，晨曦映红了大地，田野、树林、营房，都披上了金红色的霞光。大家看到自己动手兴建的水塔就要落成了，心里有说不尽的愉快和自豪。

小李一边工作，一边问：“连长，听说老高今天要上来呀！”

陈兴笑道：“是的。你是班长，你看行吗？”

小李说：“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对这个倔强老头，你有什么办法？”

陈兴笑着说：“我倒想了个办法。今天把他交给指导员。”

“交给指导员？”

“嗯。指导员这几天在校部开会，今天他要准备一些材料，其中有一份是老高写的大批判文章，要改。就让他改文章去。”

小李把手一拍，说：“好办法！等会你告诉指导员，不光让他改，还要他抄，他写字慢，一抄两天就过去了，免得他闹着要上来！”

陈兴指着小李说：“你这是诚心整人哪！他是最怕抄稿子的。”

几个人说说笑笑，开饭的时间到了。

早饭后，出工的号声响彻营区，“五·七”战士浩浩荡荡走向田间、工地。水塔上下，洗石子的、拌水泥的、扎钢筋的、烧电焊的……一齐忙了起来。陈兴和小李带着一个工班来到了水塔顶上。刚开始干活，只见梯子响处，老高全副武装上来了。他头戴安全帽，腰扎宽皮带，皮带上插着一把钳子。

陈兴有些不高地问：“你怎么来啦？”

老高说：“我本来就在这个组，怎么不来？”

“指导员同意了？”

“他交的任务我保证完成就是了。”

陈兴无可奈何地说：“老吴同志，以前打基础、砌砖你可以参加，现在这么高了，你上来大伙不放心，这么固执，何苦来？！”

老高见连长认真起来，没有马上答话，走到小李身边，就扎起钢筋来。小李是爱跟这位老同志开玩笑的，就说：“老高，你爬这么高，要是掉下去，我们连长可负不了责任哪！”

老高也是有意说给陈兴听，就放开嗓门说：“不会！在水罐里工作，怎么会掉下去？保险得很！”

小李是个机灵鬼，有意缓和一下局面，就说：“呃，老高，我说你也太固执了。年岁大了，老胳膊老腿儿的，登梯爬高，当然不怎么灵便，领导上照顾是应该的。可你总是这么倔强。”

老高只管干活，没有答话。过了一会，才说：“小李子，说老实话，在革命队伍里干了几十年，难道连组织上的照顾，同志们的关怀也不懂？我这是作斗争！”

“斗争？”小李睁大了眼睛，问，“跟谁斗争？”

老高把一节钢筋扎好之后，用手指着工地上的大幅标语问：“那上面写的什么？”

小李不理解他的用意，说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呗！”

老高又问：“你这个大学生，讲讲‘力争’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小李说：“‘力争’就是克服困难，努力争取呗！”

老高笑道：“这就对了！要克服困难，努力争取。要是你能挑一百斤，只挑八十斤，那能不能算‘力争’呢？依我看，干革命就要跟各种困难斗，拉弓拣硬的，挑担子拣重的，这才叫‘力争’。舒舒服服，轻轻松松，那是干不好革命的。”

陈兴对他们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现在他感到这位老同志想得很深，对自己要求很高，他正在向着更高的思想境界攀登。内心深处，对他更加尊敬了。他慢慢地走到老高身边，说道：“来，坐下歇会，我保证让你参加到底，可今天要休息。看，你头上的汗！”

大家一看，才发现老高的头上汗珠象黄豆一样大。都说：“老高，病刚好，还是休息休息吧！”

老高在头上擦了两把，不好意思地说：“病了几天，是差点。小事，顶一下就过去了！”

小李机灵地拿过老高手上的钳子，深情地说：“你忘了，上次我感冒，已经好了两天，你还不让我干重活哩！要是真的累垮了，我们就是喊你上来，那时你也上不来了。”

老高站在水塔顶上，站在这战斗的行列中，他感到阶级的情谊，象春日的阳光一样的暖人。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同志，他感到自己也象变得年轻了。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于沙洋

重 逢

艾 能 征

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初春，富饶的江汉平原，显得格外秀丽。麦苗青青，油菜花黄，沉睡了一冬的腊水田，经过深翻以后，散发出泥土的醉人芳香。

汉宜公路上，特别繁忙。乡到城，城到乡的各种车辆，满载着劳动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丰硕成果，穿梭般驶过。

今天，在这些熙来攘往的车队中，有一辆非常别致的“北京牌”小吉普车。它灵巧地越过了跑在前面的载重车辆，象流星般前进着。

小车是从省城开出的。车内坐着一位五十上下年纪、戎装整洁的解放军，还有一个面孔黝黑，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地方干部。在他们的坐位后面，放着一个军用背包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

一路上，那位年轻的地方干部，在不停地讲述着什么情况。解放军同志倾听着他的谈话，时儿满意地点点头，时而

爽朗地笑了起来。这位解放军是上级新近派到“五·七”干校去担任领导工作的某野战部队的政治委员宋广晖。向他介绍情况的，是干校学员何洪斌。他是领导上派去专程接宋政委的。

小何刚见到这位新领导时，多少有点拘束，但宋政委亲切、开朗、平易近人的态度和革命前辈共有的那种慈祥的眼神，很快就使小何的拘束消失了。因此，他一路上谈个滔滔不绝。

再有几个小时，宋政委就要在“五·七”干校战斗和生活了，可他还不肯放过这短暂的、了解情况的机会。

一九六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宋广晖，这位曾经直接参加过保卫毛主席的战斗的老战士，心情无比激动，他曾多次向部队党委倾吐过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希望组织上能够让他到部队的“五·七”干校去重新学习。尽管他列举了许多理由，终因工作一时还离不开，没有如愿。今天，领导上决定派他到地方“五·七”干校去工作，虽不是去当学员，但是走“五·七”道路的愿望总算实现了，在那里可以一面工作，一面重新学习，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宋政委的心里头怎能不高兴呵！

“小何，你到干校已经半年多了，你觉得体会最深、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宋政委很随便地问何洪斌。

要谈收获、体会，半年来，丰富的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干校的沸腾生活，何洪斌确实有不少的感受，而且过去在班上也谈过不少次了。但是现在政委骤然一问，一时竟不知从

何说起。他略想了想，说：“政委，要说感受，确实不少。特别是我看到过去跟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同志，到干校后，思想作风上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他们过去为革命立过功，现在仍是兢兢业业地刻苦锻炼，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对我们这些年青人，总是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对我的教育很深。就说我们班上吧，有一位老同志，他原是省里的一位高级干部，年纪都五十好几了，两鬓已经斑白，身体也不算太硬实。可他呀！从建校到现在，什么活路都抢着干，到处都有他的足迹，到处都洒下了他的汗水。无论多么劳累，他成天总是那么乐观，有时还哼上一段陕北小调。这样，我们大家都很爱他，都愿接近他，也更尊敬他。他呢，也很乐意同我们在一起。日子久了，大伙根据他的性格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快乐的老头’。

“他一听这个绰号，装作生气地问我们：‘为什么叫我老头？我那一点老了呀！’

“大伙说：不叫你老头也行，就叫个‘快乐的老革命’好不好咧！他说：‘那更不行，革命还分什么老呀嫩的，在“五·七”干校，我也是个新兵，怎么能称得上是老革命呢！’

“我们那阵子盖芦席棚，房上钉席子的人一叫：‘芦席’！他就拿个竹竿，把一张张芦席挑上房顶；房下扎篱笆的人一喊：‘竹篾’！他又把一捆捆竹篾递到人家手里；拉来黄土要合泥巴，他就挑着桶去担水，糊壁子时，他又脚不停手不住地去拎泥；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虽说大家照顾他，不让他干重活，其实，一天下来，汗水一点也不比我们少流。这样，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全能小

工’——这个他基本上默认了。不过，他说：‘说我是人民的小工倒可以，全能两个字，谈不上’。”

小何讲得津津有味，宋政委听得也很入神，他掏出一支香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听小何继续讲下去：

“‘全能小工’真是刻苦磨练，自觉革命的人。那是在围湖造田的战斗打响的前夕，我们这个班接受了一项突击任务，要疏通一条渠道，为围湖造田工程作准备。这项活路重，时间紧，要求急。当时班里决定不让他参加。可他呢，非要求参加不可。直到临出发前，大家死拼硬拉，才算把他留在了家里了。”

“你以为他真会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吗？才不咧！我们刚到工地不一会，就见他戴着老八路式旧棉帽，穿一件棉军装，腰间束着一根宽皮带，挑着箩筐来了。他一到工地，就来了个立正姿势：‘班长同志，战士伍奇道向你报到’……”

宋政委忙问：

“伍奇道？”

“是呀，他就是‘全能小工’！”小何见宋政委露出诧异的神情，问道：“怎么，你认识他吗？”

宋政委顺手打开车窗，扔掉了手中的烟蒂。停了停答道：“不，不认识。”

其实，宋政委是认识一位叫伍奇道的同志的。但他们分手已经三十来年了，在解放战争期间，他碰到过一个同名的人，也是政委怀念战友心切，还闹过笑话。为了接受过去的“教训”，也为了让小何把故事讲完，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你接着讲吧！”

“好的。”小何接着说：

“班长紧紧握住老伍的手，大家围上去，看他那因为急着赶路，脸上冒出来的汗珠，嘴里还喘着粗气，大家都劝他休息，他却抓起扁担，干起来了。您看，人家这么老的干部，那么高的职位，在‘五·七’道路上，仍然自觉锻炼，努力改造世界观，我们年轻人还不应该滚一身泥巴，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吗！”

宋政委静静地听着，心里不住地称赞：多么好的老同志呀！真是党的宝贵财富。有了他们在“五·七”干校传思想，带作风，今天——七十年代的“五·七”干校，一定会象三十年代的“抗大”一样，为党培养造就出一支无产阶级的干部队伍来。

小吉普车在高速度地前进。接着向右一拐弯，离开了公路干线，往一条新修的坎坷不平的支线上驰去。

车子颠簸的很厉害。人和行李卷，随着车的颠簸，左右来回的晃动着。突然，车身猛的向上一跳，把宋政委和小何都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同时，车后放的行李卷，也落到了座位上，压在行李下面的一条扁担，顺着小何的肩膀斜插下来，小何冷不防被碰了一下。

“碰疼了吗？”宋政委关切地问。

“没关系。”小何边说边把扁担拿到自己的面前。

嗨！多漂亮的一条扁担呀！是桑木的。大概是这条扁担用的年深日久的缘故，长时间的手摸汗渍，本来是金黄色的桑木，却变成深棕色了。扁担的里里外外，都是光光溜溜。

咦！扁担的正面还精心的刻着两行小字，并且新近用鲜

红的油漆涂过，显得异常醒目。小何细声念道：

“挑革命重担一往无前
奔共产主义永不歇肩”

这时，小何回想起早晨上车时，他帮助宋政委拎着行李，宋政委手上就拿着这条扁担。他当时也没顾得细看，还当是政委带的一条猎枪哩！

小何惊奇地说：“政委，这条扁担，简直象件工艺品。”

政委略为沉思了一下，说：“不是工艺品，是比工艺品珍贵得多的纪念品。三十来年了，它跟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抗日时期，在冀中的一次反扫荡中，我们被鬼子包围了，当时，身边没有长家伙，就用它同一个鬼子拚刺，还擦倒了那个鬼子，突出了重围。我每看到它，就想起了……”

宋政委好象被扁担勾起了什么心事，正要讲下去。吉普车嘎地的一声停住了。车外人声喧嚷。原来“五·七”干校已经到了。

二

宋政委来到干校，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他简单地吃了一点饭，顾不上休息，就拿上他自带的那条心爱的扁担，要到围湖工地上去参加劳动。校里其他领导同志和小何都劝他，说坐了这长时间的车，应该休息一下。宋政委那里肯。他说：

“在‘五·七’道路上，都被你们拉下一大截子哪！再不抓紧时间，就更赶不上趟了。”几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

宋政委让其他同志都去办各自的事，只让小何作响导，

带他到工地去。路上，他举目四望：只见这里泥湖方圆十多里，成一个葫芦瓢形。湖的四周，芦苇、蒿草丛生，把整个湖面严严实实的包围起来，湖水就象嵌在万绿丛中的一面镜子。今天，风和日丽，偶而，一阵微微的南风掠过，湖面上泛起粼粼微波。初出水面尺把高的芦苇、蒿草，随风摆来摆去，发出一阵轻微的沙沙声。……

工地上，人声如潮，热火朝天。红旗倒映在碧绿的湖水中，显得更加鲜艳，更加光彩夺目。一幅幅巨大的标语，挂在工地的各个侧面。“五·七”战士们，分布在南北两边筑堤。大堤正从两边向中心伸延过去，很快就要接壤合拢了。宋政委的思绪完全沉浸在这动人的情景之中了。

“是先到两边工地上看看，还是……”小何以征询的口气问宋政委。

“先别去看了，就到你们班上去先干一阵子再说吧！”

小何一听宋政委要到自己班上去劳动，心里非常高兴，不由地加快了步伐。很快就找到了施工地点。

班里的同志们见小何带着一位解放军来了，都热情地打招呼：

“小何，政委接回来了！”

“接回来了。看，这就是我们的宋政委！”小何大声向同志们介绍说。

同志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宋政委的到来。

宋政委一边鼓掌答谢同志们的欢迎，一边笑着说：“我是干校的一名新战士，在‘五·七’道路上，比同志们来的晚，向同志们学习！现在我们要一起战斗了，往后的日子还长，

拉呱的时间还有，先干一阵子吧！”

说着，他已经脱去了鞋袜，把两个篾箕的绳头朝自己扁担上一挂，只见他一个下蹲的动作，再一挺腰板，百十斤重的一担土，离开了地面。原来向上微微翘着的扁担，立刻变成稍向下弯的弧形了。他双脚站定，把担子在肩上掂了掂，就大步向前跨去。这一切，他做的那么自然，那么熟练，那么轻松。很快便消失在运土的人群里面了……

两个多小时后，工地广播传出了休息的号声。活跃的工地更加沸腾起来：有的表演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有的读报；有的同志捧起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

小何他们班上，因为宋政委今天的到来，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刚一休息，大家就亲热的把宋政委簇拥起来。班长给宋政委端来一碗开水。接着，逐个地向宋政委介绍了在场的每个战士的姓名。

休息以后，大家说什么也不让宋政委再挑土了。特别是小何，硬是夺过宋政委的扁担，挑起两筐土就跑了。说实在的，这短短两天时间的接触，他不仅对政委有了感情，尊敬政委；同时，也喜欢政委这条小巧精致的桑木扁担。虽然现在他还不知道这条扁担的来历，可在车上政委露出的话头，他感到这条扁担一定是政委非常心爱、非常珍贵的东西之一。……

现在宋政委只好和班长一起去上土了。他一面装土，一面同班长交谈着。他记得，班长在向他介绍班里的同志时，没有提到小何在车上提到的那位伍奇道同志。

“伍奇道同志今天不在工地吗？”他向班长问道。

“你认识他？”

“不，是——”政委略为一顿，接着说：

“是小何在车上向我介绍的。”

“是呀！伍奇道这位老同志真不简单哪！在战争年代，他带兵打仗，是一员猛将；在南泥湾大生产时，他是劳动英雄；解放后，进城当了领导干部，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文化大革命中，他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同一小撮阶级敌人斗，勇敢地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五·七’干校一创建，他就首批来到干校，认真重新学习，刻苦磨练自己，时时处处从严要求自己，无论什么活路都抢着干，争着做，他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真是老将更比当年勇啊！”班长象放连珠炮似的向政委介绍着。使人感到他以班上有这样的战士而自豪。

少顷，班长又接着道：“你说小何提到他，那是很自然的。因为小何的进步，同老伍同志有直接的关系呀！”

班长的这些话，虽说是所问非所答，却也引起了宋政委对老伍的更大兴趣。好象他现在倒不急于打听老伍同志是不是在工地，而是希望能更多地听到一些关于他的先进事迹。

送走了几担土以后，班长伸了伸腰，吁了一口气，又说：“小何到干校以后，思想曾经开过岔，他总觉得自己是搞技术工作的，丢了自己的专业，到这里成天劳动，那过去苦钻苦研的一点技术知识，岂不成了‘瞎子点灯——白费蜡。’发现小何的这种情绪后，老伍就主动地去帮助他。那时，经常可以看到这一老一少在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人的正

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一起促膝谈心，向小何传思想，带作风。

“有一次，干校附近公路上的一座小桥坏了。因为小何是搞桥梁建筑专业的，就派他去设计维修这座小桥。一个午休的时间，老伍陪小何去了。小何到现场一看，觉得这点小事情，不在话下，随便比划了一下，大笔一挥，就要三个大型水泥管子。每个管子就是一百几十元。老伍却不动声色，在小桥上走来走去，仔细地观察着小桥的两侧。然后，以商量地口气问小何：‘你看只用一根管子行不行?’小何说：‘一根，那怎么行?’老伍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小何，他说：‘你看这小桥一侧垮了，另一侧却还是好的，只要把一根水泥管子摆在坏了的那一边，按照日常这里汽车通行时的载重量，桥的承受能力，完全够了。这不仅是节约两根水泥管子，而且还要节约大量的劳动力。’小何觉得他说的有理，就同意了。

“回来以后，老伍抓住这件事，对小何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再次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勤俭建国的伟大教导，并且意味深长地对小何说：‘象你们搞技术工作，经常是要讲数据的，这文字上的数据，计算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可这思想上的数据，却是不大好计算的。人们常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我们思想上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分，技术工作就会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这种情况，难道我们过去见得还少吗?’老伍还告诉他：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自己的技术，也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就正是为知识分子转变感情，转变立足点，提供了极

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沿着‘五·七’道路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这一次，他们俩谈的很深，谈的很远……。经过老伍的多次帮助，耐心说服教育，小何的思想感情慢慢转变了。”

班长一口气讲完了这些以后，才猛然想起自己还没有回答宋政委所提出的问题。便说：

“伍奇道同志看到这几天工地上损坏的簸箕太多，今天他当修理工去了，没有上工地来。”

三

宋政委的住处，安置在一间大约三十多平方米的茅草棚里。这里，原是校领导同志经常开会碰头的地方。现在增加了一张木板床，一个办公桌。桌上竖着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他心爱的那条扁担，就靠在办公桌的旁边。

房间的正当中，吊着一盏荷叶盖的煤油灯，另在办公桌上还摆着一盏小马灯，是供政委在晚间学习和办公用的。

室内的陈设虽很简单，布置的却是庄重朴素，富有生气的。

宋政委从工地回来，吃了晚饭，洗脸擦汗以后，校里的一些领导同志就陆续来到这里，向宋政委介绍了建校以来的情况。现在，这些同志刚刚散去，屋里还留下了他们吸过香烟后的一层烟雾，地上也扔了不少的烟头。宋政委从墙根处拿起一把扫帚，把烟头、烟灰掠去。把门虚掩起来，就开始坐在办公桌前翻阅上级党委的文件，本校的报告、资料、材料……。

他仔细地阅读着这每一份材料。有些重要的，他还认真

地摘记在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上。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忽然，放在桌上的小马灯，灯花“突——突”地跳动起来，这是灯里的油已经烧完的现象。他看了看錶，哦，十二点了。这时，一丝倦意向他袭来。也是啊！今天，他坐了半天车，又参加了半天劳动，晚上又开了几个小时的会，看了这么多文件，确够累的了。他掂了掂那些还没有看的材料，好象是对自己说：“不行呀，还不到休息的时间咧！”他揉了揉眼睛，起身把面前的一扇窗门推开，一股清新的空气涌进房来，他感到格外清爽，一天的劳累早被驱散得干干净净。他又从床脚边取出煤油壶来，给小马灯加满了油，就又坐下来认真的看材料。

夜是宁静的。手表走动时细微的“嚓嚓”声，都可以听得很清晰。随着时间的消逝，放在他手边的材料也越来越少。

突然，他面前出现一份有关伍奇道同志的材料。材料还特别注明，是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发表四周年时，即将举行的一次“五·七”战士座谈会准备的材料。

看到这份材料，宋政委感情激动起来，出于对伍奇道同志的一种特殊感情，他把小马灯拧得更亮一些，就一字一句的往下看。材料写的简明扼要，但从各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伍奇道同志在“五·七”大道上，谱写的继续革命的新篇章。

材料上写着：伍奇道同志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孜孜不倦地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在假日休息的时间，他戴上老花眼镜，穿针引线为年轻战士们缝补衣服，编织草鞋；在劳动的小憩时，他同战士们促膝谈心，联系自己的革

命实践，向大家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在革命大批判中，他写出一篇又一篇文章，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在文娱晚会上，他放声高歌陕北革命歌曲。……

特别是材料中记叙的这么一段生动的故事，引起了宋广晖的极大的兴趣——

建校初期，任务繁重，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干校领导立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思想，号召各单位自己养猪种菜，解决蔬菜肉食供应。伍奇道接受了种菜的任务，他又是开荒整地，又是搜集蔬菜种籽，他把整个心思都用到这上边去了。为了积肥，老伍自备了一条扁担和一担粪桶。当时正值隆冬，每天清晨人们都看到他沿着“五·七”战士们住的一排排席棚，收积尿肥，并把这些肥料一担担集中到一个大池子里去。……

宋广晖读得非常入神。读着读着，竟被它带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抗大”去了……

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冬天，宋广晖这个二十来岁的高中毕业生，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为了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土地上赶出去，毅然决然，投笔从戎。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进了“抗大”。

伍奇道那时就在宋广晖所在的队担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抗大”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学政治，学军事，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纱织布，砍柴烧炭。伍奇道出身于劳动人民，干活是个里手。

宋政委的视线离开了手中的材料，转眼看到靠在桌边的

扁担，往事如在眼前：

有一次进山砍柴，别人都是背的，可伍奇道是个南方人，却习惯用肩挑。这样他就从砍伐的木柴中，选了一截桑木带回来，精心的做成了一条扁担。自此以后，他是人不离扁担，扁担不离肩。他用这条扁担上山打柴，他用这条扁担帮炊事员挑米、挑水，他用这条扁担当教练武器，教学员练刺杀，还有，就是他每天早上，也是用这条扁担在学员住的窑洞前收集尿肥，一担一担地送到地里去。

尽管当时伍奇道只比宋广晖大四五岁，革命经历也只长三、四年，可在宋广晖眼里，老伍已经是个政治上成熟的老革命了。每当学习中遇到想不通的问题，思想上结了个什么疙瘩，生活上碰到了不顺心的事，都要去找伍队长，而且总是得到满意的解决。这样，他就处处以队长为榜样，跟着他的脚步前进。不久，伍奇道发现，在他早晨积肥的时候，多了一副担子。

宋广晖在伍奇道队长的带领下，在“抗大”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迅速地成长起来。当他在“抗大”学习结束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伍奇道同志。

宋广晖被分配到了中央警卫团。

离校前夕，他找到帮助自己成长的队长，征求意见。这一晚，老伍从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希望，讲到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讲到建设社会主义，讲到共产主义的瑰丽远景。希望他时刻听毛主席的话，听从党的召唤，要永远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战斗。直到为全民族、全

阶级的解放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临走的时候，伍队长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你作纪念，就把这条扁担给了你吧！希望你去为人民勇挑革命重担。”

宋广晖激动地接过这条他早已熟悉的扁担，摸了又摸，看了又看，发现伍队长还在上面刻了两句话。宋广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一下子扑过去，紧紧地握着伍队长的手说：“队长，放心吧，有你这条扁担，万斤重担压在肩上，我也不会弯下腰来的。”

.....

回顾过去的经历，面对眼前的材料，宋广晖心潮起伏，好象伍奇道就在自己的面前，形象越来越高大。……

虚掩着的门，“嘎吱”地一声开了，随着走进一个人来。完全沉浸在回忆中的宋政委先是一怔，当他看清进来的是小何时，就站起来给他让座。遂问道：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休息？”

“政委，你既然知道这么晚了，可你怎么也没有休息呢？”小何就政委的话反问过去。

宋政委向小何身上扫了一眼，见他穿件旧棉袄，腰里系着带子，肩上挎支手电筒，裤脚还在卷着。看这装束，象是刚刚走下工作岗位。就笑着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了，我是因为缺了课，现在不得不开点夜车。可你，这么晚了，还忙什么呢？”

“我在值夜班，护秧。可值了一半，让人家给赶回来了。越想心里越不舒服，向你反映问题来的。”

“反映问题？来，先喝点热水。”说着，政委把一杯热茶送到小何手里。

小何反映的“问题”，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眼看围湖工程快要胜利完成了，育秧的工作得赶紧抓上去。这育秧的任务，是个细活，又是个苦活。班里除了固定的专人管理以外，每天晚上还要轮流护秧。因为这黑泥湖一带，初春季节，气候变化很大，早、中、晚的气温相差上十度。为了防止秧苗冻坏，每隔两个小时，要到趸秧场上查一次气温。按照规定，今晚是小何值班。可是晚饭时，老伍说小何今天坐车、劳动太累了，要代他去值班。小何当然不干，说老伍昨天才值了一个晚班。老伍却说上午休息了，下午修补篱笆，是个坐活，不累。两人好说歹说，谁也不肯让谁。

结果，晚上都到育秧场去了。老伍又说自己年纪大些，晚上瞌睡少，在这里值个班，看看秧苗怪得劲。小何一听就明白，他这分明是在编个由头赶人走。就当场给他“揭穿”了。最后，他又说这两天围湖工程到了决战时刻，象小何这样的棒劳力，如果值了夜班，明天就得休息，不如好好睡一觉，明天到工地上多挑两担土，该有几好。

小何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与其两人都耽搁在那里，不如回来一个，就这样回来了。

当小何路过政委的住处时，见灯光还在亮着，出于对政委的关心和爱戴，就进来催政委快点休息。

最后，小何非常激动地说：“政委，这就是我要反映的问题。这样的老同志，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日子久了，会拖垮的。以后你见到他，好好跟他谈谈。

政委听完小何的话。对老伍这种不知疲倦的革命精神，产生一种崇敬的心情。自言自语地说：“这恐怕是老脾气，改不了！”

小何忙说：“改不了？我看这个脾气应该改一改。”

“哈哈！”政委笑道：“那我就来问问你，刚才为什么没有把他说服，反被他说服了呢？”

小何一时无言可对。政委就接着说：“好吧，时间不早了，接受你的意见，待我见到了他，一定跟他好好谈谈。现在太晚了，我们都休息吧。”说完，就起身送小何出门。这时，远处已经传来头遍鸡啼。

四

晨曦划破野雾，嘹亮的军号声响彻长空；大地苏醒了。

“五·七”战士们从一排排芦席棚里涌了出来。有的扛着铁锹、挖锄，有的背着扁担、箩筐。他们排好队列，然后，便在一面面红旗的导引下，迈着矫健的步伐，向围湖工地进发。

“五·七”战士们今天显得格外高兴，人人脸上都挂着胜利的喜悦，一路上歌声不绝。

也是嘛！这围湖工程，经过广大“五·七”战士一个冬春的艰苦奋斗，今天到了即将竣工的日子。辛勤的劳动，就要开出胜利的花朵，特别是在这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五·七”战士的主观世界也得到了改造，精神面貌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小何和伍奇道在队列里肩并肩地前进着。

你看小何今天那股高兴劲儿，走起路来，胸脯挺得高高的，步子迈得大大的。唱歌的劲头足足的。

全班集体唱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班长大声说：

“欢迎小何来个独唱好不好？”

“好！”全班同志附和说。

小何今天也不忸怩。清了清嗓子，就放声高歌他自己创作的一首《五·七道路之歌》：

披彩霞，迎朝阳，
我们走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挥锄创新业，
挥毫谱新章，
三大斗争天地广，
‘五·七’战士百炼成钢。

.....

.....

这歌唱的是那么自信、坚定，抒发了广大“五·七”战士宽广的革命情怀。

走在小何身边的伍奇道，看到这个青年同志在“五·七”道路上迅速成长，作为一个老一代的革命者，他打心眼里高兴。

老伍今天，虽然也同大家一样，浸沉在围湖工程即将胜利完成的喜悦之中，但总觉得象有点什么心事一样。

他感到自己身上热烘烘的，有些发躁，便敞开衣领，边走还边用手上的草帽忽扇着。就是这样，一粒粒细小的汗珠仍不时从他那黑红的脸膛上沁出来。“这天气热得很不正常啊！”他心里说。

他再抬头看看天空，红霞映满了整个蓝天，大地就象涂

抹了一层胭脂红的油彩一样。这使他记起一句谚语：“早上烧霞，等水浇茶；晚上烧霞，干死蛤蟆。”这是天气要变化的预兆。“如果天气变化太大，那对工程胜利完成说不定还会有影响咧！”他边走边这么想。

小何看老伍一路上沉思不语，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心想：“可能连续几个晚班护秧，把老头给累坏了吧？”便转脸对老伍说：

“今天班长不让你来，可你非来不可，看你眼也熬红了，身子也瘦了。”

的确，这些日子老伍是瘦了一些。但也比原来更加精神了许多。见小何这样说，就打了一个“哑谜”：

“那你就再到新来的政委那里去‘告一状’呗！”

小何一听，心想：“莫非昨天晚上给政委反映的情况，真的起了作用？”他有点高兴地问：

“政委见到你了？”

“这你别问。你背着我搞‘小动作’，还当我不知道呀！”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政委并没有见到老伍。那是今天一大早，宋政委本来想去找老伍的。一方面他有一种特殊的心情，很希望马上弄清这里的伍奇道到底是不是自己当年的革命指路人；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对老伍这样的老同志，的确应该象小何说的那样，要关心他们，不能让他们在艰苦的劳动中累垮了。这是党的财富呵！

可是宋广晖走在半路上，恰好碰到了他们的班长。班长告诉他，老伍刚躺下。这才使他记起小何昨夜反映的情况：

老伍值了夜班。他只好把小何反映的情况向班长讲了，再三叮嘱要他注意老同志的身体。

老伍刚躺下不久，号声响了。他一骨碌地爬起来，又要出工。班长就把政委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了。并坚决不准他再上工地。

老伍说：“平时值了夜班，我一定休息，今天不行。你想想，我们大战了一冬一春，今天大堤就要合拢了，你们在堤上欢乐，让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哪能睡得着？那不是叫我活受罪吗？”

一路上，小何没有停嘴，不是说就是唱。

老伍今天自然也十分兴奋，但是老年人的情绪，一般都不那么外露。他故意向小何说：“小伙子，看你乐的。”

“围湖工程已经胜利在望，当然应该高兴呀！”

“胜利在望，并不等于胜利在握。等竣工后，开庆祝大会，你再乐也不迟呀！”

“这不等于竣工了吗？只差那么一点。不信你去倒上一碗开水，水不凉，我们就把它挑起来！”小何玩笑地说。

“不见得吧！你看这天气热的不正常，说不定有一场大雨，要真的下起来，还真够你喝一壶的哩！”

“就是下刀子，我们今天也要完成任务。”

“好！这话说得有气派！”

他们说着走着，不觉已到工地。

果然不出老伍所料，一个多小时以后，忽然狂风大作，霎时，太阳被浓云盖住了。

小何挑完一担土回来，向正在上土的老伍说：“你的气象预报还真灵呀！”

老伍只顾上土，也不答话。他头上的汗珠，一连串地往下滴。小何把自己的毛巾递过去说：“歇一下，老头！”

老伍认真地说：“快挑，小伙子，赢得时间就是胜利！”

阴云越积越厚，狂风越刮越猛。黑泥湖一反它往日的平静、温顺的常态，奔腾咆哮起来。顷刻间，真是风助水势，水仗风威，黑泥湖露出一副凶煞神的面孔，肆虐呼号。湖水掀起一道道的浪头，向大堤扑来。

两岸的“五·七”战士们以敢与湖水争高下，不向狂风让毫分的大无畏精神，迎风而上，拚命的往大堤上运土。尽管刮起了七级的大风，战士们的脸上、额上，仍然挂着豆大的汗珠，运土的人流，不是挑着土在走，而是在跑，在飞奔。

排浪在已经筑好的大堤部分，找不到它可以突破的地方，就死命的向着未合拢的缺口处袭来。眼看着倒下一筐筐的土，被巨浪给冲的无影无踪。这尚未堵好的缺口，就成了风浪与“五·七”战士争夺的焦点。

在巨浪的不断冲刷下，缺口不是在缩小，反而渐渐扩大起来。

伍奇道挑着一担土，来到了堤上。他停下担子，注视着同志们倒下去的土一筐筐地被冲走了。两道浓眉立刻紧锁起来，脸上露出焦虑的神色。他心想：“现在还只是刮风，暴雨还没有下来，如果一旦暴雨加上骤风，这缺口就更会迅速地扩大，整个工程就会推迟，一个冬春的辛勤劳动也就……他意识到：决战的时刻到了！”

就在这时，宋政委正从对面的堤段上，率领着一支防浪突击队，带着一些草袋和树桩，跑步向缺口处赶来。当他走到离缺口处还有二十来米远的时候，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奋身跃进到波涛汹涌的缺口中。他感到，这英勇的身姿，象降龙缚虎的勇士，象跃出战壕向敌人营垒发起总攻的旗手，他感到这个人有些眼熟，好象自己当年的伍队长。……

就在宋政委这一闪念之中，只听到“噗嗤！噗嗤！……”有几十人接连跳下水去。他们手挽手、肩并肩，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呼声，压着了风浪的狂叫。

宋政委带领着突击队已装好了一些土袋。他们象流水般把土袋送到浪口上。很快便把缺口下面堵住了。挑来的土，倒下去这才稳住了。

工程在迅速地进展着，还剩下五米……三米……一米了。终于在一小时多以后，大堤胜利合拢了。

整个工地的“五·七”战士们举起红旗、扁担、铁锹欢呼，狂奔着涌向大堤。

在人声沸腾中，宋政委挤过人群，走到老伍身边。现在他用不着再向别人打听，一眼便认出了刚从水里上岸的伍奇道。一个箭步过去，紧紧地把他拥抱起来。连声叫着：

“伍队长，我的老上级，你真是‘英雄更比当年勇呵！’”

老伍起先还不知道是谁把自己抱住了。一听叫他“伍队长”，忙转过头来一看，是位解放军，他定睛一看，惊喜地叫道：“是你？宋广晖！”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也紧紧地抱住了宋广晖。

他们两人面对面的互相打量着。两人的眼圈都湿润了。

班长送过来一件棉衣。宋政委亲自帮老伍把身上的湿衣服脱掉。这意外的见面，使伍奇道感到简直象幻梦般的奇遇。他一边扣住衣扣，一边说：“这几天，光听小何说接来了一个解放军政委，可真没想到会是你呀！”

“是啊！我也不曾想到会在这里同您重逢呵！”说着，他举起那条桑木扁担：“您看！”

老伍惊喜地看着扁担，又无限深情地看了看宋广晖：“你还保存着！”

宋政委也满怀激情地说：“这是延安的纪念品，永远也不会忘掉！”

小何在人群里，把这一切看的清清楚楚。他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为着围湖工程的胜利，为着老一代的革命战士在“五·七”道路上重逢的喜悦，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振臂领呼口号：

“沿着毛主席的光辉《五·七指示》奋勇前进！”

“坚定不移地走一辈子‘五·七’道路！”

这口号声，象炸雷般响亮，在黑泥湖水面，在大平原上空久久回荡。……

一九七二年五月初稿

一九七二年六月修改于沙洋七里湖

贫协委员

苏群

失马

春到江汉平原，繁忙的春耕开始了。

干校学员郑春和，学会赶马车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团部派他到六十里以外的镇子上去换谷种。对老郑说来，这是一次远差。同行的还有生产指挥组的小梁。

六十里路，当日往返，还要卸车装车，倒换麻袋，时间是够紧的。他们五点起床，食堂里专门为他们下了面，两人吃得热乎乎的，赶车上路了。

上午十点就到了目的地。粮站的同志非常热情，很快就帮他们办好了手续。装完车，喂上马，才刚刚十二点，简直是出人意料的顺利。

下午开车的时候，天下起麻粉雨来。小梁望望天空，说：“会不会下大？”老郑说：“你没听预报吗？间断小雨。春争日，夏争时，该浸种了。无论如何也要赶回去。”说着他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冷馒头，给那匹枣红辕马加了餐，嘴里还说：“吃吧，伙计，下午要你出力哟！”接着他们迅速地盖好了雨布，在蒙

蒙的雨雾中出发了。

大约走了两个小时，雨停了。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江汉平原，豁然开朗。大路两旁，麦田翻绿浪，油菜荡金波，马蹄得得，柳荫夹道，真是雨后斜阳，风景如画。老郑心里高兴，就紧催着马匹赶路。他心想：只要把这一段泥巴路冲过去，就上大公路了，那路晴雨畅通，晚上到家是不成问题的。

“过桥了！”小梁在车上提醒他。老郑一看，果然到了桥前，他“吁”了声，马车停下了。又回头对小梁说：“小伙子，下车！”

老郑先走到桥上。只见这是一座用木材搭的拱形便桥。上午天干路响，通过时比较顺利。现在刚下过一阵雨，桥面上漫的一层新土变成了烂泥巴。桥面虽然不宽，过一辆马车还是绰绰有余的。这桥正在一个“丁”字路口，一过桥，向左转，再走几里就上大公路了。

老郑侦察之后，心里有底了，就回头去赶车。很好，枣红马用力一冲就上桥了。两匹拉梢的马也不错，走得很妥当，它们已经过了桥顶，只要再前进几步，就可以转弯了。

就在这一瞬间，那匹拉正梢的乌嘴马前蹄滑了一下，它不肯走了。老郑给了它一鞭，它不但没有前进，反抄近从人行道上向左转了，老郑急忙刹住车，枣红马也很灵性，它用力往后坐着。可是车重、坡陡、路滑，那里还刹得住！霎时左边轮子落了空，老郑高叫一声“糟了！”几乎与他的叫声同时，只听轰隆一声，车翻到桥下去了。

老郑是在车子刚刚倾斜时，就依势纵身一跳，跳到了岸

上，还未站稳，又叫了声“小梁”，却听见小梁在水里答应。糟！乱子闹大了！他转身跳到水里，把小梁拉了起来，急问：“你不是下车了吗？怎么会掉下去？”小梁一边抹去脸上的泥水，一边说：“我见车一歪，慌了，就拉住刹绳不放，给带下去了。”老郑气得连连甩着手说：“哎呀！书呆子！几千斤重的东西，是你能拉得住的？！伤了吧？”小梁连说：“不要紧，不要紧。”老郑低头一看，只见裤子挂破了，血流在脚上，忙撕开裤脚一看，腿上划了一道两寸多长的口子，伤口很深。

老郑见他受了伤，心里很不是味道。他现在感到，这位文质彬彬的小青年，虽说缺少劳动经验，但在关键时刻能够舍己，还是很可爱的，自己刚才不该错怪他。这时他发现血还在流，想替他擦一擦，可是找不到一点干净的东西，又没有止血的药品。他忽然想到过去在农村常用烟丝止血，急忙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纸烟，剥了一把烟丝，用手绢替他包上。

还没有包好，只听小梁高声叫道：“不要管我，快救马！快呀！”老郑抬头一看，天哪！辕马被两条车杠夹住，压倒在泥里，套绳、缰绳死死地缠在它的身上和脖子里，那马正在挣扎，绳子越缠越紧，再迟一会，就有勒死的危险。老郑急忙从工具箱里找来了刀子，飞步上前，把绳子全部割断了。那马被松了绑，却躺在泥里喘息，一动不动。两人正在着急，只见它猛然翻身站了起来，向着西边的大路狂奔。老郑追过去拚命的呼唤，“嘟嘟——嘟嘟——！”那马连理也不理，转眼间就不见踪影了。

这时，天黑了，车翻了，马也跑了，小梁也受伤了，前不靠村，后不着店，不知何时，又下起雨来。一时急得老郑

头上火星子直冒。

遇 师

事情真象神话里讲的一般。正在这个时候，一线手电的亮光，从远处射来，渐渐近了。老郑急忙过去准备打招呼，还未开口，只听来人气喘嘘嘘地高声问道：“出事啦？”老郑连忙答道：“出事了。同志，快来帮个忙！”

借着手电的亮光，老郑看见来的是位五、六十岁的农民。遂接二连三地把出事经过向他讲了一遍。只见那老农民不慌不忙，一面用手电照着现场，一面说：“我是在秧田里看水，多时就望见你们的车从坡上下来了，可一直没见过来。后来听见你唤马唤得很急，想是出事了。同志，不要紧，有我们贫下中农！”

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得老郑他们心里暖烘烘、亮堂堂的。老郑一步跨上前去，双手握了那老社员的手说：“老同志，太感谢您了！”那老社员说：“一家人嘛，说这些干什么？办事要紧。”老郑说：“您看，这一摊子从哪里下手呢？”老社员果断地说：“马，让它跑去吧，这种家畜，是懂事的。它跑一阵，自然要找个有人有马的地方落脚，不管落在那里，都有贫下中农照管，丢不了。没听说‘老马识途’吗？说不定它会自己跑回去。现在要赶快把粮食捞上来，再泡！就会把麻袋涨破，那可就麻烦了！”

经过老社员的指点，两人心里才算有了头绪。小梁没想到这位老社员一到现场，就能对这复杂的情况作出如此明确的判断，他感到惊讶、佩服。老郑原是做过农村工作的，那

时一遇到麻头的事，懂得去向老贫农请教。可是十几年来，蹲在机关里，跟群众的关系疏远了。眼前的事，使他感到非常亲切，就象回到了过去工作过的地方，见到了老战友一样。顿时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力量。

开始打捞粮食了。老郑好容易说服了小梁，让他在岸上招呼，自己就和那老社员下水去抬。那粮包本来就有一百多斤，现在湿透了，更重。人站在水里，又看不见，工作很不得力。他们一包包的抬到岸上，排在两棵放倒的大树干上。抬了七八包之后，老郑渐觉吐气不匀，而那老社员却一直是稳扎稳打，越战越强。老郑自嘲地说：“还是老姜辣呀！”老社员说：“你们是才下来哟！‘力气是个怪，用了它还在’，不常用它，倒变少了。”这话正说到老郑心里，他以前在农村工作，干起活来也是两百斤以上的气力，有猛劲，也有耐力，谁不说是把好手。如今十几年没经常劳动，变得连个老人也不如了。

毕竟老郑是会干活的，两人合作得还算顺手，苦战了一阵，终于把一车粮食全部抬到岸上。

天漆黑，小雨下个不停，稍一歇息，觉得又冷又饿又累。老郑想吸一支烟，伸手一摸，摸到了一把渣子。他这才意识到，纸烟刚才已经给小梁止血用了。

那老社员从蓑衣下面摸出了烟袋，自己吸燃，递给了老郑，说道：“天晚了，你们就在队里住下。不远，我回去叫人，同志不要着急，有我们贫下中农。”说完直奔村上去了。

“有我们贫下中农”。这句话又一次从他口里说出来。说得多么亲切！多么豪迈！它给人力量，给人鼓舞，发人深思。

老郑想到：在那战争年代，有了广大群众的支援，我们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那极端困难的环境里，有群众和我们在一起，就能转败为胜，转危为安。一句话，有了群众，就无往而不胜。离开了群众，就寸步难行。眼前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不也同样可以表明这一伟大真理吗？

老社员走后，老郑和小梁坐在树干上，两人紧紧地依靠在一起。

小梁带着感激的心情说：“老郑，你今天辛苦了！”老郑说：“小伙子，你还说呢，今天这乱子不是我闯的吗？”小梁说：“怎么能这样说呢？路不好，马不驯，你又是才学赶车，就是个老手，遇上这种情况，也难保不出事故。”老郑哈哈笑道：“小鬼头，你倒替我来圆场了。照你这说法，岂不成了翻车有理吗？不！还是咱老郑工作不过细，为啥就没有注意到下坡路滑呢？麻痹大意嘛！”

小梁想了想，说：“那，我也有责任。你看，我还是个学工的，一遇实际就傻眼了。几千斤重的物体在下垂，我却用百把斤的力去拉，这不是个讽刺吗？”老郑苦笑道：“你的精神是好的。”小梁说：“我应该在下坡时，跑到前面去牵马才对。”老郑摸着他的头说：“小鬼，这不就是缺少经验吗？”

西北风卷带着小雨，冷嗖嗖地。他们冻得牙齿咯咯直响，肚子里也在咕咕噜噜地叫着。老郑惦记着那失踪的马，无心再谈。小梁的感情却还很激动，他说：“老郑，难怪说我们要拜贫下中农为师，你看，今天我们遇上的难题，不是多亏了这位好老师吗？人家黑更半夜的，从老远跑来帮助我们，这不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吗？再说……”

他们正谈得激动，只见田间大道上灯火通明，象一条长龙，浩浩荡荡地过来了。老郑兴奋地迎上前去。只见仍是那位老社员走在最前面。见面之后，他向老郑介绍了生产队的张队长。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老郑握住张队长的手说：“太感谢了！今天是多亏遇上了这位老同志，要不……”张队长笑着说：“你们碰上曲大爹，那算是碰准了。他呀，越是遇上麻烦的事，他就越是不肯放手！他是我们的老参谋，贫协委员。他呀，还是有名的……”张队长正要说下去，曲大爹一把拉过他的膀子，说道：“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淡话！你没见两位同志还穿着湿衣服吗？”

说话间，大家立刻动起手来。社员们纷纷脱去鞋袜，先后跳下水去。马上摆开阵势，把那歪倒在泥里的大车团团围住，曲大爹指挥大家先把大车放平，让两个轮子着地。然后自己用肩膀抗着车尾，用苍劲有力的声音发号子。只听“一二三！一二三！”铿锵有力的号子声，响彻沉睡的田野，不大工夫，就把那千把斤重的大车平平稳稳地放在岸上了。

接着张队长带领大家把粮食和一些零碎物品，分装在几乘板车上。在大家忙着装车的时候，曲大爹提着马灯，又把桥上桥下检查了一遍，连掉下的一颗钉子，一节绳子，也都收捡起来。

老郑解下拴在树上的两匹马，和曲大爹一人牵了一匹，走在队伍最后。曲大爹问：“饿了吧？”老郑说：“饿了。”曲大爹哈哈笑道：“我知道你饿了。”几句闲话，使老郑感到分外亲切，今夜遇上这位素不相识的贫协委员和这些社员群众，真是如见亲人，如归故乡。

夜 谈

把粮食安排好之后，张队长对老郑说：“你们就到曲大爹家里去住吧，他已准备了，你们也熟识了。平时外边有同志来，也多是住在他那里，那是我们队里有名的‘干部招待所’。”老郑一听，心里就明白，在农村有很多象曲大爹这样的老骨干，老根子，他们经常热情地接待着外来的同志。久之，他们的家就成了“干部招待所”了。

曲大爹把他们引进了堂屋左侧的一间小房里。里边有现成的床铺，桌凳，干净整齐。一盏煤油罩子灯，照得满屋通亮。不知是谁，已经提来了一桶热水，灯光下正冒着热气。

在他们正要洗脸的时候，一个女青年挎着药箱进来了。她穿一件玫瑰红上衣，青裤。眉目清秀，行动利落。一进门就笑盈盈地说：“同志辛苦了！是那位同志受了伤？”老郑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医生，真是喜出望外。他一面指着小梁的腿给她看，一面问：“你是卫生所的？”女青年笑道：“就是这里的。”“哦！赤脚医生。”

说着她已看过了伤，接着是打针、洗伤、敷药、包扎，一切都做得熟练利索。她又摸了摸小梁的额头，低声问：“同志，你还感到哪里不好？”小梁说：“没什么了。谢谢！”她一边收拾药箱，一边说：“你们换换衣服吧，过一会再给你查查烧。现在还好。”说完就挎上药箱出去了。刚走到门外，又听她高声说道：“爸，衣服找好了，在箱盖上；豆丝在锅里。张大妈牙疼，我去看看。”接着是一阵轻快的脚步声远去了。

不一会，曲大爹抱进来一些棉衣和绒衣，堆在床上，说：

“快洗洗，换上吧！”他们一看，这些衣服多是新的。很明显，这是人家平时舍不得穿的压箱衣服。他们满心感激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来。的确，在这种诚挚、纯朴的阶级感情面前，再说任何话也都是多余的了。

他们吃完豆丝，顿时感到浑身热乎乎地。小梁伤疼，坐不安稳。老郑扶他先躺下了。自己和曲大爹坐在堂屋里烤衣服。这时他才发现堂屋里挂着一排光荣灯，灯上写着：“光荣烈属”四个字。老郑心里自然又添了一层敬意。遂问：“大爹，烈士是您的什么人？”曲大爹一边翻动着烤的衣服，一边说：“大儿子。抗美援朝中牺牲的。”老郑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曲大爹慢悠悠地说：“只有一个小儿子了。在县里，当工人。那刚出去的，是媳妇。她叫长英。”老郑说道：“大爹，您这是光荣人家呀！”

曲大爹没有马上答话，他从墙上取下一个镜框，递给了老郑。他指着一张四寸的照片说：“这是大儿子。”老郑一看，是位志愿军同志，长得虎生生的，像貌极象曲大爹。面对着烈士遗像，老郑静默了一下。老人又指着一张二寸的照片说：“这是小的。”老郑一看，这位青年同志，生得英气勃勃。他正在沉思，曲大爹很有感慨地说：“我常对长英他两个讲，人家都说我们是光荣人家，我们自己心里可要有个数。光荣不光荣，要看对革命的贡献。我，从土改起，就受党的培养，对革命，心里也有那一股子劲，可觉悟低，能力差，没有几个大贡献。你们呢，一棵棉花刚出土，更谈不上。我们都是党员，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事，各人要拿出各人的贡献来。要不，那我就只能说有个光荣的儿子，你们就只能说有

个光荣的哥哥，就谈不上什么光荣人家了。”

老郑很理解老人家的心情，这是严格要求自己的意思。他情不自禁地说：“大爹，您这么大年纪，还这么严格地要求自己，很值得我们学习。”

曲大爹把手连摆了几下，笑道：“不，我才六十岁，就算老了？就不要进步了？那好，我们要是退步，敌人就要进攻，刘少奇那号坏蛋还没有绝种哩！”

灯光之下，老郑再看看对面坐的这位贫协委员，只见他那方正的脸盘上泛出红光；一条条深刻的皱纹，刻划出鲜明的阶级爱憎；一对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那双正在为阶级弟兄烤衣服的手，厚实有力。所有这些，使人感到他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老郑心里暗想：自己也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里，也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对革命心里也有那一股子劲；可是，就在文化革命以前那几年，不知不觉中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这一放松，资产阶级思想就乘虚而入。考虑个人得失多了，考虑革命前途少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那真不知……唉！自己才四十几岁，比起这位老贫农来，革命朝气就差远了。他想到这里，深有感慨的说：“大爹，您的话对极了！刘少奇那号家伙，头上没有贴帖子，咱要光凭朴素的阶级感情，还是难免上当受骗的。现在我才认识到，要继续革命，就得学习！”曲大爹把烟袋在地上磕了一下，说：“对！党委也是这么说的。说老实话，咱种田人，搞生产，搞阶级斗争，都还搞得下，这抓看书学习，可不简单呀！哦，说到这，我倒想起一个有趣的人来，贫农张大爹养牛，过去也不错，

不算顶好。后来我们成立了个学习小组，一起学习《愚公移山》，讨论时，他说他要学习老愚公，我说，老伙计，光说不行，我要看你的行动。两句笑话一说也就过去了。谁知他真地下定决心大干起来。端午节煮了糯米粥，他自己舍不得吃，拿去给母牛发奶；还把老伴的梳头篦子，拿去给牛刮虱子；牛病了，煎药熬汤，通夜守在牛栏里。有一次，一头当家的壮牛耕田累了，不倒沫。他用自己的嘴对着牛嘴喷烟……就这样干了半年，眼见病牛养好了，瘦牛养壮了，一头触人又不会干活的牯牛，也调理好了。你看，象张大爹，学了能用，说到做到，我服气！要说学习，这种人就很值得学习。”

老郑听着这动人的故事，内心深处感到今日农村的政治生活生动活泼，心情十分振奋。他随口说道：“大爹，你们的学习搞得很不错嘛！”

老人家摇了摇头，把烤干的衣服放在一边，又拿来一件湿的烤着，坐定之后，才说：“大家的劲头还高，可真正学得好的，还是少数。这是个新事，问题还多哩！有的人还说，‘学习是干部的事，我只管拿锄！’嗨！名堂多哩！”老郑听得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他说：“我过去读书也不多，后来参加了革命，学了点，哪里够用。现在钻马列主义，的确感到很吃力，基础太差了。不过对学习，我们也只有学习老愚公来个‘下定决心’了。”曲大爹深深地点头。

两人正谈得相投，长英挎着药箱回来了。她径直走向客房，说：“我来给梁同志查个烧。”老郑也跟着进来，他笑着说：“伤员住在医生家里，还怕治疗不及时吗？”长英量过体温，转过身来，微皱着眉头，对老郑说：“他发烧。三十八度三。现

在再给他吃点药，要是下半夜不退，您叫我。”

大家都睡下之后，老郑心潮起伏，不能入睡，他感到从来的住宿都没有象今天这样令人感到舒畅。是这里的床铺特别舒适吗？饭菜特别味美吗？不，这只是普通的木板床，家常饭，但是今夜住在这里，不只使人感到身上温暖，更重要的是使人感到思想上得到了充实。这个“干部招待所”，是革命路上的“加油站”，它给人巨大的动力，鼓舞着你去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他心里默念着：“毛主席呀！您说的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我懂了！”

朝 霞

再舒适的床铺，也留不住心中有事的人。枣红马走失了，老郑心里不安。他和衣躺在床上，思虑着。也是今天太累了，不觉朦胧睡去。不一会，又机警地醒来。他摸了摸小梁的头，烧退了，睡得正熟。他决心出去找马，又怕惊动了曲大爹。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外间，一摸，门是虚掩着的。想是昨夜大家都累了，忘了关门。

他顺着田间大道走向桥头，希望在那里能看到枣红马自己回到车边去。但是落空了。他又顺着昨夜马跑的方向，走向黑沉沉的村庄。……

东方欲晓，鸡声四起。他一连跑了几个村子。连个马的影子也没见到。他决定马上赶回曲大爹那里，借一部自行车，立即回干校要车来接，粮食已经湿了几个钟头了，再也不能耽搁。

快到村头的时候，他忽然看见西边小路上，一个人牵着

一匹大马过来了。他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是我的马吗？他紧走几步，定睛一看，是它！正是那匹枣红马！朝霞映在它的身上，闪闪发光。老郑飞奔过去，一看，那牵马人正是曲大爹。

只见老人家昨夜换过的衣服，又被露水打湿了，半截脚裤溅满了泥浆。脸上的皱纹显得比昨夜更深了。通宵的辛苦，把眼睛也熬红了。他跑上去接过缰绳，激动地说：“好大爹，您去找马，怎么不叫我？”

曲大爹笑指着他那满身泥巴说：“不叫你，你不也去了吗？”老郑这才发觉自己昨夜烤干的衣服，现在也和曲大爹一样糊满了泥浆。曲大爹接着说：“本想叫上你的，看你也实在累了。再说，这一带的马房我熟悉，一个人跑一跑不就解决了？还好。你们要赶快回去，耽误不得了！走，装车去！”老郑感到这位老贫农的话句句贴心，这是亲人的语言，同志的语言，禁不住眼睛湿润了。

他们回到村上的时候，天已大亮。稻场边一群人正围着一台小型拖拉机忙着。走近一看，见小梁正钻在车下修理，弄得满身油泥。曲大爹冲着张队长说：“他在病着，你们怎么叫他来修？”张队长笑着说：“有什么办法？天不亮他就帮我们扫了稻场，连医生都管不住！我是想把这台‘二十四’修一下，送他们回去，他一来就钻下去了。”

曲大爹掩盖不住的内心喜悦，从眼角流露出来，嘴里却说：“对这些‘五·七干部’，也是没有办法！”

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于干校

常 勇 征

吉 学 沛

有这样一个放牛的

七月的沙洋，头顶上的烈日象团火。

刚刚下过一场透雨，秋庄稼吱吱叫着往上窜。水稻、棉花、红薯、花生……都长得水灵灵的，墨绿一片。

早已是收工的时候了。可是有一大群水牛，还在草场上游荡着。它们一边吃草，一边不安分的戏闹：你抵我一下，我撞你一下，有时干脆打将起来，弄得牛群骚动，尘土飞扬。

这一下，可忙坏了几个放牛的。他们又是吆喝，又是奔跑，鞭子炸得乒乓响，经过好一阵赶哪、轰哪，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牛群安静下来，可是几个放牛的，早弄得大汗如雨了！

其中一个放牛的，高高的个子，五十多岁年纪，他这会儿，可真热得够呛。想想看，大热天，他竟然连个草帽都没戴。本来就是一副黑黑的面孔，现在晒得红里发紫，汗水和着灰沙，渍湿了他那苍白的头发，又顺着腮帮唰唰地淌下来，

弄得他只好大把大把的往下抓汗了。

刘怀珍看见这情景，真是心疼的慌。但他却毫无办法！想了想，故意问他：“老常，热不热？”

常勇征笑了，样子那样纯朴、开朗，一副十足的庄稼汉本色。他一边抹汗，响轧轧地说：“习惯啦！”

嗨！又是“习惯啦！”刘怀珍压根就不信他这话。

文化大革命以前，老常是党的高级干部，出门开会都要坐小汽车的，什么时候头顶烈日放过牛？说到这一层，刘怀珍心里有个疙瘩老解不开。比方说：放牛这个活儿，从清晨四点多钟出工，到晚上六、七点钟收工，一天要在外面奔波十几个钟头。别人出来放牛的时候，都喜欢背上个小板凳，跑得乏困了，就坐下来歇个腿；还有，别人出工，还带上个小水壶，灌点凉开水什么的，大热天，跑得嘴干舌渴，中午休息时，喝点凉开水，就着吃点干粮，就算过午了。可是他呢，却“怪”得出奇！既不带小凳，也不带水壶。累了，就地一坐；渴了，捧起泉水灌个饱。更奇怪的是，后来，他竟然连泉水也不喝了，硬是熬着。别人把水壶塞给他，他也不喝。这一来，可把养牛班的同志打进十里雾中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几个人议论来议论去，谁也说不出个道道来。可是大家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呀，好哩，既然如此，大家便想了一个办法：出工以前，谁也不声张，悄悄的给他准备了一壶水，一个小板凳，还有一个大草帽，由刘怀珍给他带着。大家的想法是：给他来个“既成事实”，他总不会再拒绝了吧？

可是呵，这个老常！养牛班的班长常勇征，竟然还是谢绝了！尽管他说了许多好话，感谢大伙的关怀，但终究，还

是一口水不喝！这一来，弄得大家好“恼火”，背后议论着说：“老常这个人真怪！”

这本来是过去的事了，刘怀珍现在想起来还想笑。小刘原来是个汽车司机，性子直爽得很，自从在养牛班当了老常的“助手”，两人可真是“情投意合”。小刘年轻力壮，干劲冲天，老常呢，踏踏实实，深谋远虑，善做政治思想工作。人们经常看到：深更半夜，这一老一少，还在研究养牛班的工作。有时绵声细语，互相交换意见；有时也会大声争论，相持不下。但是到头来，两人的意见总是取得了一致，加深了互相了解。

可就是这一点，刘怀珍对他始终不摸底。他也曾私下问过老常，回答仍然是那句话：“习惯了。”

现在，刘怀珍看看老常，他正在聚精会神的给一头牯子拾掇鼻圈。那畜牲跳来跳去，把头摆得象个卜郎鼓似的。突然刮来一阵风，树叶哗哗响起来。老常挺了挺腰，欢畅地看着向远处奔跑的牛群。在灼热的阳光下，风，在拨弄着他那满头白发。……

小刘心里不禁一怔：眼前的景象，好象在那里看到过？呵，是了！记不清什么时候，他曾看到过那样一幅画：陕北的黄土高原，巍峨的宝塔山，延河呵，缓缓地流着。就在那延河岸边，有一群雪白的羊，山坡上，站着一个年轻的牧羊人。他怀里抱着赶羊鞭，头上缠着白毛巾；白毛巾，轻轻的在风里抖着。……

刘怀珍心里猛地打了个闪，好象明白了些什么。可是心里那个疙瘩，仍然解不开。他老在想：“老常为什么要跟自

已过不去呢？”

革命路上永不停

一九六六年，常勇征同志调来湖北工作。就在那一年，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不久，老常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作为一个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的老战士、老党员，常勇征什么样的风雨没经过？在那漫漫长夜的旧社会，他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地主的皮鞭和剥削，才一把火烧了地主的庄园，冒着凄风苦雨，投奔了革命。在延安，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拨亮了这个贫农儿子的眼睛。正因为如此，战争年代，一支步枪，一袋小米，常勇征打遍了半个中国！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常勇征呵，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情厚意，高高兴兴的回到东北原单位去了。在那里，这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正象当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一样，和革命群众一道，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同时，也在斗争的烈火里，锤炼着自己。

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把暗藏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揪出来了，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胜利。由于共同战斗，加深了革命群众对他的理解和战斗的友谊，给他提了许多中肯、宝贵的意见，热情地鼓励他继续前进！

一列火车在东北平原疾驰着驶向山海关。常勇征靠车窗坐着，一边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不断陷入沉思。……

也许是因为这个老战士刚刚离开“战场”的缘故吧？一方

面，他心里充满着那种战斗后的喜悦；另一方面，也有那么点“疲倦”的感觉，就象当年部队每打过一次硬仗，刚从阵地上撤下来，往铺草上躺倒时的感觉一样。

他深深体会到：这两年零八个月的战斗，虽然不开枪不放炮，也没有拚刺刀，但是呵，打得相当吃力，相当艰苦！

车轮轰隆——轰隆的响着，驶向冀中平原。……

常勇征又陷入沉思。……突然，耳边怎么响起隆隆的炮声？这炮声又把他带回刚刚离开的战场上。于是，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就象放电影似的在他眼前不断出现：大字报铺天盖地，雪片似的翻飞着；人山人海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手持红宝书，杀声震天，冲向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大会开始了！革命战士一个个跳上讲台，愤怒的控诉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滔天罪行。……

……炮声轰隆轰隆的响着，慢慢的变成了车轮声。常勇征从沉思中醒来，向车窗外一看，火车大声的喷着气，在保定车站停下了。

前面不远，就是老常的故乡了。还是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时期，他顺便回家看过一次。当时，他是团政治委员。年迈的母亲看见儿子回来了，高兴得眼泪扑簌扑簌直流。十年没见面了，母亲有多少话要对儿子讲呵！可是，当时战事正紧，英雄的母亲，甚至都没来得及给儿子烧碗茶喝，便又送儿踏上征途了。

一晃又是二十多年了，现在家乡是什么样子呢？老常决定顺便回家看看。

他从车站下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他仗着

路熟，便向着他的故乡——常格庄走去。

冬月天短。刚才，那广阔无垠的冀中平原，还被一抹灿烂的晚阳笼罩着。可是一转眼，太阳已经衔山了。他越走，觉得越不对头，这是走到哪儿了？凭经验，他知道离常格庄不远了。可是，前面的村庄能是常格庄吗？过去的羊肠小道，现在全被两旁种着树木的林荫大道代替了；过去象豆腐干一样的小块土地，现在平整得恰似一片无风无浪的海洋。机井林立，渠道纵横；那黑越越的树林是什么？呵！看清了！是果园。并且东一片，西一片，把这冀中平原，装点得多么漂亮！

老常不由得从心底涌起一阵喜悦的感情，一边走着暗自想：“年纪大了，体力也不行了，干脆！过两年，就请求组织批准退休，回来种地，不一样也是干革命吗？”

他这样想着，恰好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该走那条路，老常犹豫了。正在这时，后面赶来一个年轻人，推着一辆自行车，看见他在这里徘徊，便问道：“老同志，你往哪去呀？”

老常说：“常格庄。”

那青年高兴地说：“我也是去常格庄的，咱们一块走吧。”

一路走着，那青年问老常：从那里来？去常格庄找谁……谈话当中，当他知道老常的名字时，不禁惊讶的喊道：“唉呀！你就是大伯！”

老常问道：“你爹是谁？”

“常猛。”

常猛！不就是当年跟自己一块打游击的老伙伴吗？三十多年没见面啦！哎呀！有多巧！老常心潮翻滚，高兴万分，

赶紧问：“你爹呢？他好吗？”

那青年半天没吭声，随后才说：“我爹早牺牲了。是被鬼子杀害的。”

老常的心猛一沉，热泪涌满眼眶。

这天夜里，老常和他的弟弟直谈到深夜。弟弟告诉他：常猛以后当了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出生入死，带着队伍跟鬼子拚，作战非常勇敢。有一次，在跟鬼子突然遭遇中，不幸负伤被捕。鬼子要他投降。他瞪着眼睛，死死的盯着敌人，始终不开口。突然，他象猛虎一样，一下从坐椅上跳起来，把一口带血的唾沫，直啐到鬼子脸上。……

老常听到这里，不禁在心里叫着说：“常猛，常猛，我的好同志呵！……”

这天夜里，老常怎么也合不上眼，许多往事，一齐涌上心头。他一遍一遍默念着：“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他忽然想到：自己曾经有过“解甲归田”的念头，虽然这念头只是那么一忽闪，可是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想法呀！

“常勇征呀常勇征，你可不能忘本呀！”老常在心里责备自己：“毛主席把你从一个苦孩子培养成一个国家干部，并且要你掌管一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对你是何等的信任呵！可是你呀，刚刚打了一仗，就想躲进‘桃花源’里休息了”。

常勇征痛切的意识到：那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其实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因此，在挨了群众的批评以后，什么怨气呀，不服气呀，就都

冒出来了。他过去不承认这一点。可是现在，……

老常一咕碌爬起来，告诫自己说：“老常呀老常，革命路上只有‘加油站’，可决没有‘休息站’。‘机器’虽老，你得把马力开足，朝前飞奔呀！”

原来，老常请准假是要在家休息一个星期的。可是他怎么也待不下去了。第二天，他便谢绝了弟弟的挽留，告别了亲爱的故乡，提着一点简单行李，精神抖擞地向火车站奔去。

普通劳动者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常勇征来到省“五·七”干校。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挑尿。

老常一听说要他挑尿，乐了。心里盘算：“对头，这对打掉‘官’气，可实在是‘灵丹妙药’。”

原来，老常知道要来干校，早就暗暗打定主意，要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做起。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从自己身上打掉那个“官”字。

“收尿喽！”

自此以后，每当晨曦初现，在“五·七”干校×连营区的上空，伴随着凛冽的北风，总有那么一口响轧轧北方口音在震响着，回荡着。……

于是，一家家的屋门打开了。

“老人家，路滑，你慢着点。”

“哎呀，老常哩，你早呵！你家吃亏啦！”

“那里，那里！……小虎吗？别把尿撒到桶外面。捣蛋

货！看我揍你的屁股！”

人影幢幢，热闹非常，在一片相互问候和关照声中，“七哩忽咚”，一担尿收满了。老常紧紧腰带，一猫腰，挑起尿担走了。

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常勇征就是从这里开步，踏上了光辉的“五·七”道路。

不久，连领导又交给他一项任务——保管农具。

这活儿，也挺对老常的口味。他有他的考虑：过去当一个部门的领导，净指挥别人：干这呀，干那呀，自己却很少动手；还有，进城以后，条件好了，不知不觉便养成一种“大少爷作风”，动不动大笔一挥批个条子，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全不知爱惜国家钱财。这那里符合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方针呀！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常勇征抓住了这个“根本”，开始履行他的新职。

保管农具，原是个细致而又琐碎的活儿。一要负责任，二要想得全面，三要手勤，四要耐得烦。老常本来就是个细心人，自他当上农具“保管”，一头扎到屋里七天没露面，把个仓库收拾得“井井有序”，简直象个“农具公司”。

他为了能够保证按时出工，总是头天晚上就去找负责生产的连领导同志联系，弄清明天都做些什么活儿；各种活路去多少人；带什么工具；然后，……然后该是老常忙火了：锄头、簸箕、扁担、铲子……一捆捆，一对对，都收拾得妥妥贴贴，停停当当。呃？怎么少了根绳子呀？对了！前天老李借去一根，这不，还有他打的借条。老常拿上借条，就往

老李家里跑。其实呀，那是一根又细又短的旧麻绳。老李找了半天，才在门后找到了，笑着说：“老常呀，你可真会‘把家’！这么根烂绳子，还有啥用处！”

老常笑道：“咳！可不能这样说。放你这里没用处，放我那里就是个宝。穿个绊呀，缠个沿呀，锁个帮呀，接个线呀，修修补补的，全用得着。”

清早，老常照例挑尿。他总是起得那么早。天刚闪亮，他就把当天的尿，都送到粪窖里了。然后坐下来读书学习，从来不曾间断过。

等大伙出工的时候，那才好看喽！老常的仓库门前，活象一个“农具门市部”。锄头，一大排，整整齐齐，靠在墙上，就象解放军的步枪；簸箕，早就搭配好了：大配大，小配小，一对对，排成一条长龙。还有铁锹、粪桶、扁担、板车，也都各归各的位，各站各的队。你用什么，就拿什么，既不用争，也不用抢，看有多好！

去年收麦的时候，出过这样一个笑话。有一天，全连都去割麦。不用说，老常早就将镰刀准备好了，而且磨得飞快。可是临到出工的时候，有一个同志笑着对老常说：

“老头子，今天可要考验考验你的工作了！”

老常说：“怎么回事？”

那同志说：“你还问哪，人人都说你的保管工作搞得，我也佩服。可是今天呀，怕要砸锅了！”

老常笑道：“砸锅了不要紧，可以帮助我改进工作嘛。”

“瞧！怕没有考虑得这么具体吧？”那同志一壁笑，伸出左手摇了摇。嘿！原来是个“左撇子”！这一下可热闹了，逗得

许多人围过来看稀奇。

有的说：“你这是搞突然袭击呵！”

有的说：“割不成麦子，就干别的好了。”

常勇征二话没说，转身从镰刀堆里，抽出一把新做的镰刀来，递给那位同志说：“你试试，看好用吧？”

大家一看，哈！原来是一把特制的“左撇子”镰刀。

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

故事接着开头，讲一讲老常“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

大家可曾记得：他放牛时不戴草帽，不带水壶……专门跟自己“找别扭”那回事吗？

七月初，老常开始养牛了。老常生在北方，长在北方，从来没有见过水牛。来到干校，水牛倒是看到了，人们告诉他：这家伙野得很，打起架来拚老命，不好伺候。不过他想：水牛再野，也只长两只角。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大炮，比起鬼子和蒋介石，总还差点劲。过去既然连鬼子和蒋介石都没放在眼里，这四条腿畜牲，有什么了不得？

其实，他真正考虑的，倒还是另外一回事：养牛这个活儿，能治自己身上什么“病”？……

开头，他跟大家一块去放牛，也想带个水壶什么的，后来一想：不对头。带不带水壶，本来事情小到不值一提，但是放在自己身上，这背后就隐藏着一种要不得的思想——图舒服。这就值得警惕了！

从这里，老常想到很多。当年跟随毛主席打仗的时候，一支步枪，一只米袋子，顶风冒雨，叱咤疆场。饿了，啃口

干粮；渴了，捧口泉水；累了，席地而坐；咽了，倒头就睡。山南海北奔波几十年，总有使不完的劲儿，眼明心亮斗志高，脚步从来都没有走歪过。倒是进城以后，生活安逸了，问题也就跟着来了。就拿自己来说吧，刚开始，说是有“肝炎”，需要吃糖；糖吃多了，又得了个“糖尿病”。医生说，得增加营养，吃鸡蛋；可是鸡蛋吃多了，胆固醇突然增高！再加上“关节炎”什么的，七弄八弄，后来竟然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病嘛，不能说没有一点，其实是：娇坏了。这不，经过几年文化大革命，什么病也没有了。反倒是锻炼得结结实实，又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今年夏天，一群青年人在扛麦包。老常把腰带一扎，说：“来一包！”他们硬是不答应。要知道，一麻袋有一百六、七十斤重呵！可是老常不服，趁着他们把麦包抬起来的空儿，一猫腰，钻到包底下了，他们没办法，只好让他扛了。但是条件讲好：只准扛一包。

老常扛着这包麦，才走，还没啥。走够五十来米，腿有点发软了。青年们要他放下，他不肯，抢又抢不过来。正在这时候，只见老常把腰一挺，大声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咚，咚，咚一路小跑，终于把麦包扛到仓库里去了。

老常从这里得到一点体会：对于思想上和生理上的“敌人”，必须主动进攻，主动出击，打防御仗是要吃亏的。比方说：自己的年纪大些，这是个不利因素，领导和同志们常常因此而照顾自己。那么自己呢，是“心安理得”的接受照顾呢，还是严格要求，自觉的改造自己呢？他深深懂得：事情

虽小，关系重大。因为这关系到：一个革命者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事呵！

老常是当兵的出身，考虑一切问题，总离不开“战备”。他想：将来要打起仗来，可没有那样方便了呀，现在要不练出一身硬工夫，能顶得住吗？

因此，他才下决心磨练自己。拿他自己的话说，这叫“自找苦吃”。头上晒起疙瘩了，就悄悄擦些碘酒。渴得难受吗？偏偏不喝水，甚至，有时还故意用啃干粮的办法来“对抗”。……其实，这样的情况，战争时期常碰到，从来谁也没有把它当回事，为什么现在就觉得是个问题了呢？

可是，同志们不理解。而老常，也不愿把自己的心情说出来。他有他的想法：自己所以要“自找苦吃”，想法磨练自己，无非是想把自己身上丢掉的、党的光荣传统重新拣回来，并且永远保持下去。决不是提倡什么“苦行主义”。

要说明这一点，有必要谈谈他们养牛班的工作。

老常是养牛班的班长，在日常工作上，他也总是拿这个尺度来要求自己。比方说：按规定，生一头小牛，是可以领二十斤黄豆，给母牛作补养品的。可是老常，就不这样做。九月，大田里的黄豆成熟了，并且收割了。老常便发动大家去拣黄豆。他们一边放牛，一人背个小挎包，或者背个竹篓子，把那掉在地上的豆角儿，豆籽儿，一颗一颗拣回来。七天工夫，竟然拣回黄豆一百二十多斤。

象这类事情太多了。牛棚漏了他们自己修；家俱坏了他们自己整；买绳子太贵吗？他们就在自己膝盖上搓。……老常说：“省几个钱倒是小事，思想上的收获，谁能说出它的价值？”

就这样，这个小小的养牛班，在常勇征同志的领导下，克勤克俭，艰苦奋斗。有些到过延安的老同志看后高兴地说：“嘿！简直是所小‘抗大’嘛！”

两 双 草 鞋

去年八月份，有一天，老常接到校部通知：要他第二天参加由老干部组成的访问团，去某地参观学习。

常勇征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尽管他白天放了一天牛，晚上又忙到深夜才回家，可是，照例在睡觉以前，仍旧坐下来看书学习。

他爱人一边给他收拾东西，说他：“早点休息吧！明天可是长途汽车呵！”

老常笑道：“就是跑路，我也不能缺这一课呵！”

长久以来，常勇征养成了一种习惯：不管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晚上；还是酷暑盛夏，汗流浹背的夜里，十点钟以后，他总要坐下来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著作。

“坚持数年，必有好处。”老常常拿主席的教导，约束自己，鼓励同志。他常说：学习上没有“捷径”，得有个“坚持”劲儿！

正因为如此，养牛班在他的带动下，也养成了一种很好的学习风气。这里有个故事：那是秋收大忙季节。有一天，养牛班因为要帮连里收割庄稼，抽出了六个强劳动力。这一来，养牛班里的劳动力就紧张了。一早，既要放牛，还得割草，劳力和时间，实在扯不开。在这样特殊情况下，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把早饭后的学习时间移到晚上。说来也巧，

这天下午刚收工，电线杆子上的广播筒响开了。团部政工组通知：晚上休息。还有“球赛”。

这可咋办？养牛班的同志有个好习惯：未经大伙研究或领导决定的事，谁都不犯“自由主义”。一吃过晚饭，全都到牛栏里去了。

老常问大家：“今晚怎么过呀？”

有个年轻同志小高，是个有名的“球迷”。一听这话，手舞足蹈地说：“哎呀，好几年没看球赛了，要错过这个机会，可就不容易捞到了！”

“那么学习呢？”有人反问。

“学习嘛，”小高自知理屈，支吾着说：“自然也很重要。”

“到底是什么重要呀？”

小高争辩说：“今天是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有球赛是不是！”

就这么一争一吵，闹得不可开交。老常笑道：“对于学习，关键是个态度问题；态度端正了，一切都好办。我的意见：大家先看球赛，然后学习。‘有张有弛’，主席从来都这样提倡嘛。”

其实，谁又不喜欢看球呢！小高一下跳起来，抱住老常的肩膀直摇，高兴地说：“老头子，你真棒！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处理的！”……

这天晚上，他们学习的内容，是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来讨论政治和业务的关系。

夜深了。看罢球赛的“五·七”战士，早已入睡。可是在养牛班的院子里，一场激烈的舌战正“方兴未艾”。时而激昂慷

慨，时而侃侃陈词，时而欢声大笑，时而绵声细语。突然，小高的嗓音穿过夜空，一下子飞起来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这些毛主席的“五·七”战士，为了探索真理，走出机关，住进了牛屋。他们一边实践，一边总结。这时，只有这时，他们才深深体味到：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光辉照人呵！

.....

半个月以后，常勇征风尘仆仆的从外面参观学习回来了。在公路上下汽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他连自己家的窗户都没看一眼，便背着挎包，跌跌撞撞的向养牛班跑去。这会儿，养牛班的同志刚给牛添完草，正坐在一块谈学习心得。一见老常回来，高兴得什么似的，有的搬凳，有的端水。老常说：“你们先不用管我，我得看看牛去。”

不一会，老常转回来了，喜的说：“不错，牛长好了。”

小高喜欢开玩笑，问道：“老头子，给我们带了什么好吃的？”

老常笑着说：“我就知道你嘴馋，带了几只黄鱼。”

“黄鱼？”

“是呵！”老常说着往腰里一摸，掏出两双草鞋。这一下逗得大伙都笑了。小高说：“你这老头呀，才真叫怪。跑了几百里，带两双草鞋干啥？”

老常坐下来，喝口水，想了想说：“提起草鞋，我可是有感情了。想当年，在延安桥儿沟对面山坡上开荒的时候，我就穿着它；后来，我又穿着它离开毛主席身边，走上了战火纷飞的冀中平原。那阵儿，是战争年代，生活苦呵！把一双

草鞋，当成宝贝。我们有好多战士，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就是说：保证打仗时有双草鞋穿，他们宁肯在行军的时候，光着脚，把脚底磨烂，脚趾踢肿，总是把草鞋揣在怀里，舍不得穿。……可是后来，进城了。我二十几年再没有穿过它，甚至把它给忘了”。……

老常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停住了。秋天的风，轻轻地在院里掠过。牛栏里传来牲口匀称的吃草声。几个青年干部围坐在他的身边，谁也没有言声。

“这次我出去参观学习”，半天，老常接着说：“偶然碰见了它，这使我一下子想起延安。……”

刘怀珍听到这里，心里一下豁亮了。他看看面前坐着的常勇征。尽管没有灯。那黧黑的脸，那满头苍白的头发，不就是那幅画上的牧羊人吗？

常勇征呵常勇征，他又把草鞋穿上了！当年，他穿着草鞋离开延安，叱咤疆场，纵横南北；如今，他穿上草鞋，在毛主席指引的光辉“五·七”大道上，老当益壮，阔步前进！

一九七一年七月三日初稿

一九七二年七月八日修改

后 记

收集在这里的八篇作品，都是“五·七”战士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的。他们当中，除个别人原来曾从事文艺工作外，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学习写作的。

激烈的阶级斗争，丰富的生活实践，促使他们拿起笔来，热情地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歌颂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歌颂重新学习中的先进人物，总之一句话：歌颂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的辉煌胜利！

这些作品，都是有感而发的，是以火热的斗争生活为基础的。它们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是新鲜的、富有生气的。但是，这些作品，不管是思想上，艺术上，都还不够成熟，比较粗糙。希望同志们提出批评建议，帮助作者提高认识，改进工作。

编 者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